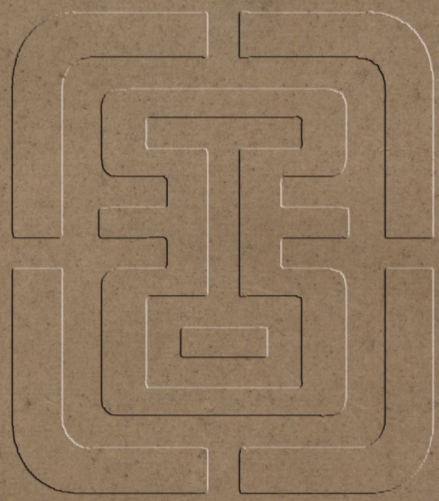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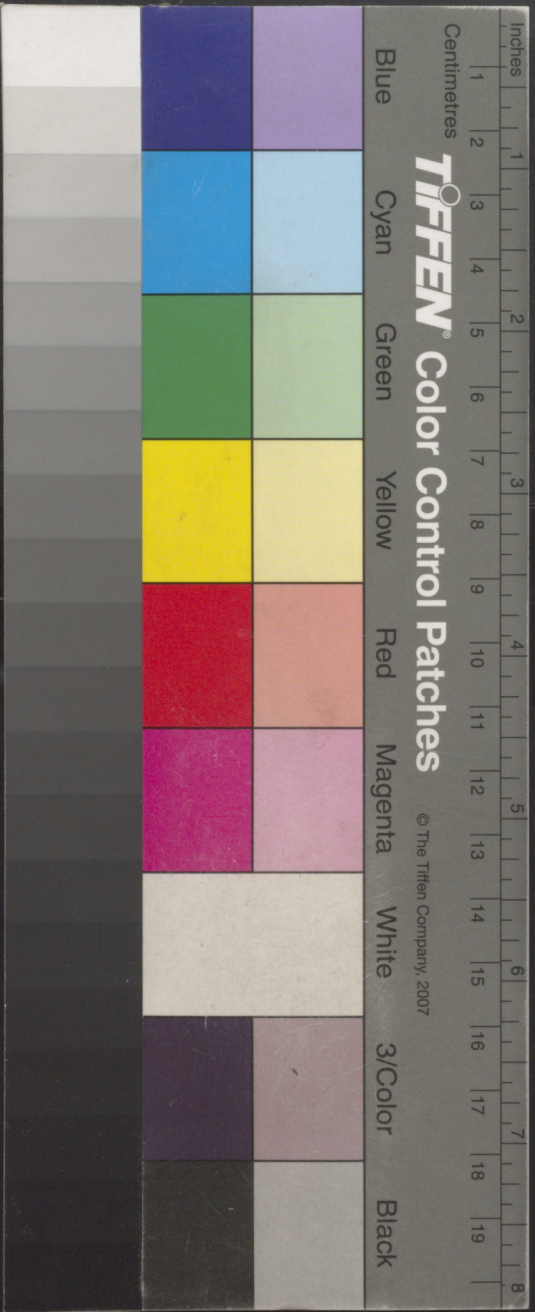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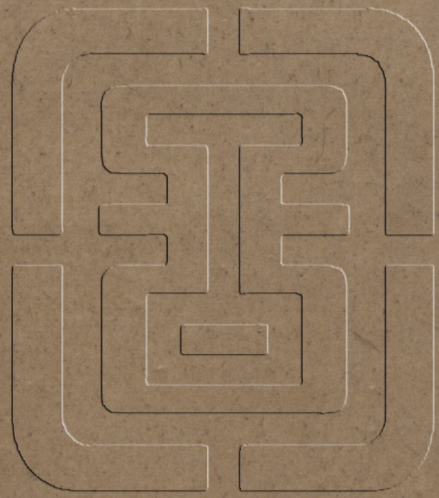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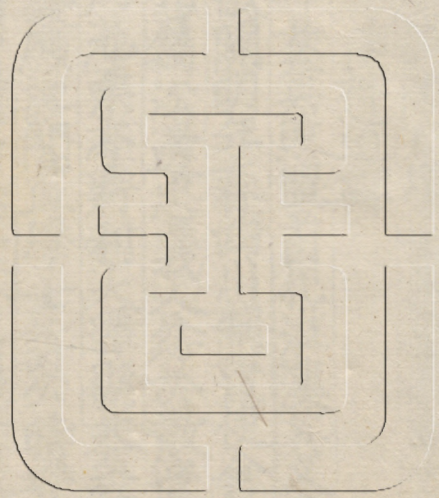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五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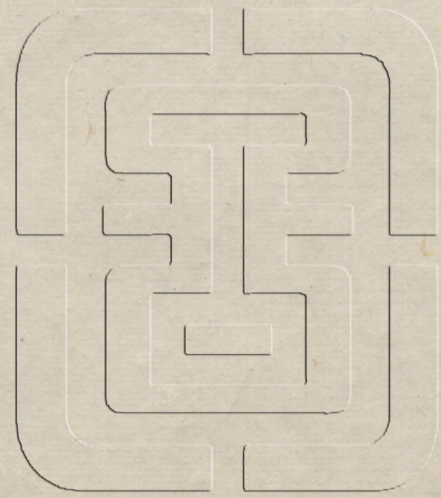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公

奕神道碑

嘉定十年女真敗盟首犯淮漢其冬闕蜀剽西和批
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使倉皇進治利州大
將敗士相屬沿邊忠義人忿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
成州及河池栗亭將利大潭縣莽為盜區羽書狎馳
蜀道震擾顯謨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先是公自
遂移潼積以時事為憂會前起居舍人真景元德秀
以書抵公曰昔侍右坳因直前為上言人才進退



消長繫天下所以治亂開陳未竟上忽宣諭曰許
奕骨鯁德秀對曰誠如 聖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
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梁綸以邊遽關移公
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乃具錄以 聞因
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四蜀仍給降詔榜信必賞罰
以獎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下必稱亦請竄名以
聞 上得奏中夕封付宰臣明日奏事又問宰臣方
以蜀近事對蓋疆吏驛聞而行理後至耳遂詔綸與
待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譴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
忍坐眎狄難不卒為 上言也又奏忠義人雖已就
招而虜禍固未已也况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

增未知依濟且斬將之人未聞穰擢敗軍之將未見
施行事勢至此而不決將有後時之悔既又上書必
相涉筆數千言御史劾公欺罔秋八月丙午 詔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言者論公
牒避親舉人過數降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 詔書
特復元官改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距前命纔一昔
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
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感末疾家人請毋行
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迨歸氣體浸平惟疆事
之憂終弗釋也十二年春二月虜兵入掎河池大
將吳政陷陣虜遂破鳳州漢中趨大安中外喧沸公

聞之憂悒不自聊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且自占遺奏
曰臣自念本非兼病初緣偶染微病當湯熨可去之
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
靖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九三百餘
言率以身體國如呂中丞生是之語家人環問終不
及私以二月已酉屬續享年五十嗚呼自吾有狄難
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幾人乎邦伯師長胥
動浮言邦君御事罔不返曰艱大殷周之君未嘗有
一語詰其非也曰尚皆隱哉曰允蠢鯨寡哀哉曰隱
曰哀凡皆動於志誠惻怛殆欲君臣上下共推此心
以圖濟國事方懼其忱之弗屬也而敢孰何之乎嘗

哀公之忠而不見察也為文以吊之曰藉令過實主
耳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數奏四方盜賊災異是
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足蓋指此也其
孤象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我父者十三年春余
過其家進諸孤問緩葬故泣不自勝曰吾世墓在甘
泉鄉之葵山吾將以吾父柩而撓於史巫之紛若執
事盍為我決之乎余挾日者往視之則皇考資州君
之左亦惟葵食象祖入白其母遂下以十月乙酉即
窆既又再請于余曰識窆之文非執事誰屬嗚呼與
公同外今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姓大
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為楚滅遷于容城子孫有家咸

陽者唐中和間扈駕西幸遂家于簡公之曾王考載
故贈朝奉郎王考國故任朝請郎通判瀘州皇考延
慶故任朝奉郎知資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大中大
夫妣碩人劉氏初瀘州有二子長即資州次曰延之
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瀘州之卒也資州未冠遂
寧未晬也兄弟相依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
遂寧取勾氏生公遂以為之子名奕字成子任補將
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內艱服除
調潼川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年進士時韓侂胄排
擯異已中外多事公故舉慶曆元祐事勸上以靜
為治上覽奏篇親擢為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

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朞年以遂寧卒持心喪嘉泰
三年五月召赴行在明年五月造朝授祕書省
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著
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
人明年改元嘉禾為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
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十
月遷吏部侍郎三年正月胡兼修玉牒官三月又以
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
五年二月除知夔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遂寧府八
年七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月加寶謨閣直學士
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階官

自迪功郎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夫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郡侯食邑自三百户至千户公試吏爲部刺史王君勳所知攝屬刑司論議平允識者固已期之佐東川莫府思職勤事無盛氣矜色召爲館職故事三人及第率得超進公例由五遷以長著連嘗與唐安張伯脩從祖及余凡三人約過下直非報謁問疾及休沐之會毋出其後公拜起居舍人侂冑語人曰蜀士政自佳未嘗有私請謁於余者蓋爲公等發也兵端之開士鮮不揣摩以希進公獨移書侂冑謂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

然百官充位如無事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又奏乞將職吏顯著者必加鞫勘求廢勿用凡特旨放行以啓僥倖者亦宜遏絕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旣平以起居舍人往四川宣諭軍民公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旣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皆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寧孰是公言乃改界京湖宣撫吳玠使道入蜀人謂公知大體公每嘆今左右史絕矣古意因歷舉元豐王存及隆興胡銓嘗所論奏極言其弊其略曰今前殿坐則侍立官從東朵殿徑

過後殿坐則臣寮奏事畢方外殿近黼坐面西少立
所聞無公事所見 駕興而已未嘗有一事可得而
書 陛下總攬之初謂宜一正前失今後如遇朝會
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則令輪當
侍立官由東朵殿徑至 御坐東南面西立豈惟獲
聞 聖訓傳示無極抑使臣寮奏事不敢恃 陛下
如天之度而肆其頗僻上必其疏下禮寺祕書省計
論時上下既苦兵大臣求成于虜帥者三上疑小使
不足仗擇見大夫銜命往議之及疆則勞逆之使不
至又乃與其屬以書幣還會僞曹以誤國即罪虜益
逞于我朝廷懲前悔謂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

家人為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公曰狂
虜屢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君往奈何公曰亦有言非
特今日矣議和之初小使方信孺自虜還持要索之
目以來 朝廷下兩省集議亦登謂虜人又因於兵未
嘗不欲和特係強不肯自已出今中國務在息民雖
小屈所不較然宜於要索之間審所從違如增歲幣
歸虜俘或可爾外此其可從乎亦又嘗舉富文忠荅
劉六符語及王倫受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者死
守之今非行其所言之時也會小使王柎至自虜營
以其書來要索未已又詔集議公以嫌乞不與議退
即治行然虜自聞遣使漸不敢桀然脩館迓之備朝

廷謂和有緒乃以通謝使致命焉尋除起居郎以國
事未濟力辭不許虜聞公名自牙使至廝走禮接甚
恭虜酋方辟皇萬寧宮他日泛使自館徂宮凡二十里
騎而往還苦之酋特為公還內迨燕射凡破的十有
一而它矢不與仍卒成還奏 上優勞久之公復奏
毋以和為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
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撫然曰是豈得已者
吾深為天下愧之拜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削彙不
得聞一年春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傅伯成以
言事去職公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十
餘年來上下以言為諱士節糜爛國之精神索矣作

而強之正在今日今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
官且不得盡况踈遠乎文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虜
倖捷出宜加裁制淮東總領所糧券於未用兵時增
四萬餘人鄂州所增至五萬人而殿步司招填未已
亦宜止勿復補又因夏旱求言上疏略曰間者暴風
兩電正晝帝陰星變見于上蝗蝻孽于下日中月光
炯然陰陽乖和成此旱證此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
于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發內儲以救民
病四方之民非 陛下赤子乎况如蝗蝻之作既有
日矣迨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舖祭孰非王土顧及
境而懼若守令之為者脫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為

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懽聲如雷而近來
浮議漸謂不然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
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
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為帶
御器械時應詔者其衆其剴切莫如公公侍經筵
務在開益不苟為誦說上既察公之忠會侍讀章
穎出牙使客公攝進讀援古陳今析理華暢一日宰
執奏事上迎諭曰許奕進讀極佳其遂除之公每
讀至今今治亂必參言時事必曰願陛下試思設
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上凝思乃徐
竟其說他講官在旁皆竦而公發於愛敬辭氣和婉

上嘗喟然曰如此講論經筵不徒設矣上臨朝淵
默而公二年經帷數被詔獎攝官瑣闥前後僅數月
所論駁九十六事皆貴族近習足以撓政體者而於
封還故資政殿學士劉德秀之贈典及前中書舍人
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黷之三年六月甲子制楊次
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略曰臣適觀楊次山制
詞有可限尋章夤前聞之語是代言者亦知其於
典故有所不可矣國朝自元豐以來如曹佾向宗
回宗良韋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孟忠
厚以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也最後如韓侂
胄人不敢言卒之天怒神恫已事可睹今次山杜門

遠權勢深得外戚之體而況中宮儉勤令德最知古
昔成敗之鑒次山后兄也疏茅土之封前此嘗聞之
乎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
至臣愚謂次山即解宜特從所乞如欲更示優恩則
超轉必傳在 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
不休哉貼黃又謂 東宮冊禮告成故事儲寮之外
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嗣秀王師揆等加封既非
是臣不敢一一上瀆 聖聽獨於此甚不可者不容
不冒昧一言如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辯恩命 陛下
宜遂曲從以成其美意疏入不報公遂卧家凡三上
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薛丞相問所欲言

公曰比觀時事調護之功深扶持之意少非 朝廷
之利願使外廷得可否異同以爲 朝廷助丞相聞
之瞿然去之日禮部尚書章穎面對 上顧嘆曰許
奕已去乎聞瀘亦大郡令姑去章公乃追送出北關
外具以告之士大夫始知上固不以言爲忤也其後
又參以真景元所聞骨鯁之語而前事益信四年七
月至瀘嘉叙瀘俱接夷壤嘉以西則成都路刑獄司
主之叙以東則瀘之帥府主之是歲董蠻米在大入
嘉之利店殺巡檢俘邊民官軍數戰不利西路劄安
邊司方窮治其事公得夷黨三人遂質之以致所掠
由是與安邊司忤未幾制置司遣吏經量瀘叙隱賦

公言子大使安公丙訖止之革命以官田若干畝充
普州學廩公再移書曰瀘不為無學也又止之夷酋
楊榮世服王官守白錦堡乞降堡為錦州事未行榮
已浮杉板萬計入賈公慮其蕩水陸之險命吏驅出
而没入之又以白安公且欲即其地建寨會去則以
屬新尹范公子長後為平泉寨壘其數事其不為苟
同若此初安公新有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公參祖
出謗書以問公公喟而言曰士不愛一死以濟大難
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矣奕願以百口保之宰相
慨然曰公悉安公若此乎適宇文公紹節宣撫京湖
還亦曰僕願益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

委實益專且公於安公蓋深相知者而職事所關必
反復辯數以求其是其後安公鎮長沙士多畔去公
獨與書疏往返愈數他日士尤以是服公之素守云
六年二月視事于遂寧城之東故有晁公堤比歲水
激而西激齧堤足公乃浚東流故道為埧數百丈于
西偏以翼蔽之人謂晁堤有功於郡而許堤有助於
晁也又嘗捐數千萬緡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
士即校官為層樓跨外濠為淨梁亦為錢數百萬遂
人相與語曰公淡於宴嬉薄於厨傳儲玄魄之緡罷
不急之役凡以遺我也乃肖公象而祠于學至潼川
未暮歲霖雨隨城公撤而築之凡費錢三十萬不以

請于朝也厚庸以鳩功不以勦民也明年夏大水
又明年盜掠內郡人始知城之為功又嘗捐錢十二
萬緡為十邑代賦且因邦人之欲修舉廢墜創淳化
右丞張公祠建東南橋洪東山寺拯涪城于火隘鹽
亭于水於是渾人之歸德于公者如遂亦相與祠于
東山迨公卒有哭諸祠者取呂氏元祐名臣給事中
陶之元孫故太府寺丞凝之之女三子男象祖承奉
郎前果州南充縣丞彪祖鴻祖俱承務郎彪祖以後
伯父獎鴻祖以後叔父契孫男一人繩之公色溫氣
夷見義凜不可奪始居資州之喪辭賻布數百萬遂
寧奇之出疆勞還視隆興故事官居守者一人公首

以弟契為請特授迪功郎免銓入官皆異恩也聞契
卒號慟欲絕送死恤孤恩意備至嘗欲行古社倉法
捐錢五百萬命弟契買善田試之一鄉自為規約貧
者月有廩歲晚有衣揭財粟而樂疾擗死舉生隨求
而應者又不與也于遂于潼復推行之嗚呼克是心
也寧止於一鄉兩州之近乎公詞草雅健字體端勁
兼通籀篆書其孤東梓斷藁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
尚書周禮講義十卷奏議三卷詩雜文二十卷所逸
多矣公自補郡凡九年在外非公事未嘗以書至帝
城而知無不言則不以中外為間也劉起居先祖鄉
先生也知公為尤深其誅公之文略曰有違古制躡

處王爵侃侃論奏品勉從之廷紳曰然撤房不怡春
秋尚盛而以於蜀寧不我召靡皇哉牘牋牘羅蓋馳
封章當宁震驚乃罪張皇嗚呼公之心於是焉暴白
矣然竊原公之初心固不願其言之卒驗也尚申之
以銘曰

先幾豫計人曰妖言後時而發曰如勿焉先而可忽
事至則踰後而可勿播潰莫遏允毅許公維忠維純
運令之達戚晚之陳寧敢我先寧責我後有犯無隱
則適乎厚義理不競恐諶成風有聞弗告腹誹面從
尚於公言求全伺間我銘公心以勒于寢

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真公德秀建寧浦城人也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
年十月 上始親萬機凡在外服者不旬月間召用
無遺公時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於是進顯謨閣知
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春正月至郡時
朝廷多故中外臣民章交公車咸以召公為晚 上
亦思公不置厥四月內出手書除權戶部尚書人始
知 上意夙定特牽於外廷耳九月丙午入見 上
謂公曰卿去國十年以切思賢之念反覆問對良久
越十日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二年正月
己未差知禮部貢舉二月癸巳以竣事復命三月戊
戌忽以風淫感疾中外皇皇問疾者皆在越八日乙

已除參知政事詔使宣召入堂公不能起累疏辭謝
詔一再予告四月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五月甲午致仕其夕金匱年五十有八遺表
聞上震悼輟視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其孤志道護
其轉以歸厥八月壬寅葬于縣南之珠材上聞公葬
詔奉常以忠文易名志道乃狀其行而求誌了翁嘗
觀先正司馬文正謂范忠文公曰吾與子生同志死
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後死則誌其
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擬重惟與公同生於淳熙同舉
于慶元自寶慶訖端平出處又相似然而志同氣合
則海內寡二然則公之誌非後死者之責與竊嘗嘆

天之生賢也不數幸而得之則又以黨論償與靡常
熙豐變法之臣前後二十年逮元祐更化則韓富諸
老已不及見而文呂馬范或疾或老矣紹興主和之
臣操持二十年逮高皇親政則李趙諸賢已不及見
而張胡歸自謫所又以扼於檜黨遲遲累年而用之
則餘齡無幾矣以公之年固不當止是然自柱史後
凡補外十餘年而後召立朝未三月又坐言事屏廢
七年而後起幸遇 聖上親政由郡移郡公之精力
已不逮前脫使招延於衆正之先枋用於始至之日
則猶及温公為政之歲月天下事尚有可為者矣懷
人感事可為千古一嘆乃為叙而銘之公生四年少

師授之書已能一過成誦長游黨崖君克聚嬉則併其善而讀之年十五而孤吳夫人劬躬教育不以家事累其志向郡揚國瑞圭一見曰三犀貴頂此異人也以女女之公自年十八舉于鄉再舉登進士乙科授南劍州軍事判官或勉令應博學宏詞科公慨然從之開禧元年遂中其選二年除太學正嘉定九年遷博士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聞小行人之遣凡虜所欲如增歲幣之數函蓋臣之首與稱謂鳴軍及歸附流徙之民一惟其意獨不滋慢我之意乎况使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憤願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此也次論比年以好異好名

疑士大夫今改弦之初當先鑒此是月乃試學士院越四日除秘書省正字差充御試編排官尋兼王牒所檢討官二年除校書郎尋兼沂王府教授兼學士院權直三年夏除秘書郎六月輪對引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王安石秦檜韓侂胄違之天可違乎臣願朝廷用人立政一以公議為主四年春三月除著作佐郎秋八月兼禮部郎官其父上疏曰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而可為中國憂者二多事之端正自此始是時本朝資金國生辰使余驟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鞬韉之擾五年夏除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院六年

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茲
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喜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
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
莫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
祖泰者不可得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果幾而
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
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
矯拂已皆不容於朝今欲為陛下言者三曰勤
訪問二曰廣謀議三曰明黜陟秋八月兼太常少卿
冬十月直前申言北虜必亡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求
命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是月差充金國賀

登位國信使十一月至盱眙北方亂不克成禮而返
明年二月入對曰臣等日聆邊報或云鞭鞞已陷燕
山或謂西夏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錢槍之號或
志復父仇與縞素之師臣等間自揚而之焚自楚之
盱眙沃壤之際破胡相連民皆堅悍疆忍此天賜吾
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而田疇不闢
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知收拾
一旦有警則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
倣漢搜粟故事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
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
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餼皆為精兵退足以守

進足以攻汝真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而吾邊臣迄
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烏林谷忠之歸統石烈執中
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他可槩見此亦常申飭將
帥明賞罰以嚴間諜秋七月又直前略曰臣竊聞韃
靼之圖其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至獵亦從
之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
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或如邪律德光之不能即
安中土則英雄必將投隙而取之此尤非我之福昔
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經理淮襄以為家計今
淮有鬻海之饒有沃壤之利其齊民健鬪易視虜兵
寡民氣槩相先能鳩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

之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於不足守哉中興之
初未暇及此講和之後則又束於要盟今淮東要害
在清河口敵之糧道所出而淮陰無城無兵徒以山
陽可恃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
若敵以重兵遮前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
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秦危而江浙震矣淮西
要害在渦潁口亦敵之糧道所出而濠梁安豐城廐
池挾兵備單虛徒以廬和可恃然有安豐則敵始不
得以合肥有濠梁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
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
虞其能長驅深入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

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二萬人
今揚廬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
故綱又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
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
勢雖然又當重闢外之寄分江陵建鄴雖名制閩事
無小必稟命于朝又有請而弗獲宜於近臣中擇一
人以鎮之而假之權亦都者我祖宗立郊社宗廟正
南面朝羣臣之地也而虜竊居之夫列聖所以得宣
靖所以失莫不由乎用君子小人之間願陛下赫然
然發憤而深思之臣又惟虜既以遷徙來告顯絕貨
幣移以犒軍修備此上策也削比年增數還隆興裁

減之舊此中策也彼求我與則無策矣今遠夷羣盜
胡吾舉措女真深仇亡在旦暮而奉之唯謹此召侮
之端又十一月除祕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
使陞辭首言待敵之策三次論鞬鞞與山東羣盜皆
不可忽末又言議者以虜存亡為戚欣願陛下勵
自強之志公數年之間論奏懇懇無慮數千萬言權
相為之側目而海內人士批傳誦詠於是藹然公輔
之望中外無異詞矣六年春始領漕事其冬又言政
宣致禍之由有十而終之曰臣觀鞬鞞無異女真萬
一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真故智女真嘗以燕城歸
我矣今獨不能還我河南以觀我之辭受女真嘗與

我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我之從違除右
文殿修撰知泉州凡和買蕃舶官司市物不離縣豫
歛民賦皆憲禁以儆之削秋由斛尚令民自行槩量
修居養安濟之政常平舉子之法十一年春上時相
書言生日之禮前代所無而昉於開元蓋不以古人
之相業自勉因反覆論諸葛武侯開誠布公時相方
託生日爲歛財之資不能用也夏溫明海賊犯境親
授方略討捕五月平尋以功轉朝散大夫十二年秋
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安撫江西明年太夫人卒
十五年服闋除寶箴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修
郡學新漢賈大傳晉譙閔王司馬承祠人士翕然鄉

風平道州賊免飛虎軍永成壽昌初惠民倉杜君慈
幼倉上即位召公赴行在尋除中書舍人兼侍讀
改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寶慶元年正月上印過家六
月辛丑對垂拱殿極論三綱五常所以扶持天地 陛
下不幸居人倫之變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
當考雍熙秦邸之事始雖降遷終議恩卹故有追封
之典賜諡之榮下至諸子俱蒙甄擢當時宰臣稱頌
太宗皇帝之德以爲睦族推慈舍罪孤足以感動
天地此 陛下之家鑒也又口陳自古聖人無不盡
倫而舜獨爲人倫之至者象至爲不道也舜親愛之
心不爲少衰惜 陛下之處濟王不如舜大抵人主

當以堯舜三代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皆不合理
難以爲法此既往之咎而臣猶有言者欲陛下知
此一大欠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德次又言收人
心四事如雲川之議不詢於衆與賞罰徇私餽賂公
行規摹褊小皆人所難言末又請召用傅伯成楊簡
柴中行陳宓徐僑上爲欵容而權臣益媚忌矣公未
去長沙日已移書時相謂昔者王季能推因心之愛
以友秦伯顯宗能始終亡間以遇東海王彊明皇能
起居飲食與俱以安宋王成器若秦隋之廢適又輕
信讒邪以擠之死故亂亡相尋今將爲久長安治之
計亦惟於友愛天倫加之意而已然書至已無及於

事公以論建不合卒辭內制初上至自邸宮室未備
其秋始御清燕殿公因經筵待上曰高宗受命中
興再造區夏孝宗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今所御之宮
庭二祖實臨其上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
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遂極陳古者居喪之
法先帝視朝之度洎寧宗小祥朝議欲並服純吉公
又論漢文帝率情變古晉武欲復之其臣不足以知
此惟我阜陵獨出英斷易月之外喪服如初朝衣朝
冠皆以大布迨紹熙末年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
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喪服朝會治事權用
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凡涉喪

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暮與再暮則又服之至
大祥而後除室於燕服亦當稍爲之制時相格其議
然公已隘門求去遂不果爭議者以爲千載之恨云
先是時相數風臺諫擊公皆懼於公論殿中侍御史
莫澤微詞陰詆而公未去之章引澤爲辭澤慮已不
得安八月丙辰遂上疏劾公明日詔除職監宮觀九
月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十一月
諫議大夫朱端常論了翁追三官落職靖州居住公
亦坐落職明年二月監察御史梁成大又請以罪了
翁者罪公賴上保全公僅降三官紹定四年春上
壽慈明宮殿六月公以恩復元官職宮祠五年秋八

月進徽猷閣待制守泉自泉移福聞京湖帥臣以陵
圖來上上命適臣集議將遣使朝謁或謂韃以河南
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公慮蹈宣和之轍
乃上封言之未幾召入公在先朝嘗陳祈天永命之
說至是又首以爲言大略謂權臣違天拂人黜賢進
貪欺天罔民之事皆當速革次言規恢之名雖正而
吾進取之難有二所當慮者五其二論廟謨之和戰
無定說而將帥耻於無功務開拓而不務收斂所言
皆宗社大計上忻然嘉納在翰苑又移書時宰論韃
使之來未知其酋主或軍前所遣與所齎者何書宜
於朝紳選誠實通練者即鎮江蔡之因留彼以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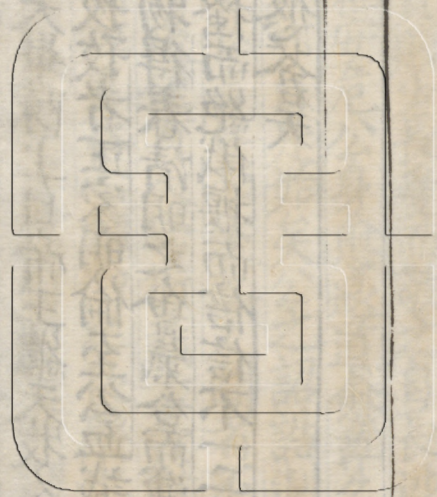
大抵和有難易有遲速彼侵軼我得少喪多則其和
易而速不然則難而遲况犬羊多詐安可弛備卒未
再移書論汴洛之敗死者數萬資仗一空甲申進讀
又爲上言不當空江淮之備以進取小有不利虜即
飲江矣因經筵進讀畢奏云骨肉之恩析而不殊乃
漢宣帝封昌邑王賀爲侯之詔也臣之此言蓋恐同
姪近親絕世不祀者當爲之後也二帝三王率以興
滅繼絕爲心是以享子孫千億之報戰國之君滅人
社稷絕人祭祀秦爲尤甚報亦如之癸亥後殿奏事
論和議決不可恃韓使之來待之過優祇以取侮大
抵公前後論奏誠積而氣和辭平而理暢其於是非

邪正之辨言人所難而聞者不敢怨至於敵情之真
僞疆場之虛實蓋出於素講夙定非剽襲流聞之比
故自嘉定以來凡所論建至端平後炳如著蔡之先
幾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乃僅以掌書制侍經
幄典貢舉少試文墨議論而疾已不可支矣娶楊氏
前公二十四年卒今累贈至建安郡夫人子男一人
志道承奉郎南劍州在城稅務嗚呼自慶元權臣立
僞學之名以錮善類檢人乘之以給爵位俗士假之
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于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
闡聖賢之祕者皆憲禁以絕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
門之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有不敢名

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即口誦心惟
驗已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子仕
于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
處為廟社安危公身愈遠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
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之詔誥制策在朝廷碑銘
記序下至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者不可勝計將以晚
歲著書詒後僅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
幄平實明粹真格心輔治之良藥也其次僅有文章
正宗號為成書悲夫銘曰南渡妙荆諸賢有存封之
植之迂續貞元人物彬彬盛於乾淳流風所漸孔曼
且蕃誰蘊宗之欲難其根天固有定隲我斯文者乎

人心寓乎師傅公出雖後攷尋遺言精探力踐旁索
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羣昏散在寓內如衡真尊最後
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繼天牧人次及聖賢明德
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乾坤在昔
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會氣合而渾遠公之出奮由
難屯或搔而絕俄握而信信不二齋忠九原覺寤
四方悠悠蒼天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

墓誌銘

處士高君大中墓誌銘

高氏以姓著于邛居蒲江者故依政徙也三世至惟
謹惟謹生永安取廷貢羅氏興故諫議大夫宋公齊
愈爲友壻宣和初宋爲學官命其子宏甫束書徃從
尋補博士弟子員與同舍高抑崇陶陳少陽東黃伯
淵源趙子然雍孫太冲道夫楊景仲原李純粹靜一
雷公逢觀最相厚善友之當陞丙舍生會其真犯闕
師徒解散獨傍徨不去思陵渡江之明年始還宅里
元配雅之百丈吳氏於是吳夫人之卒三年矣繼室

以余之族祖姑生五男子長曰大中字正道是為君
朝廷解嚴錄圍城中守學人內舍遇 恩再免文解
然不復仕進意矣訓厲諸子益力君自少志識絕人
嫻於詞賦尤善禮學郡縣校官月書季考率先諸子
鳴內舍君既倦游得為文書曰吾平生交遊皆天下
賢士今半在青雲吾之不遇其在兒乎益不事生產
放意水石春華秋月命酒張坐飲率以君侍性往託
諸詩草樂闋宣寄情意父子自為唱酬家庭之內愉
愉如也君文詞務敏贍初若不苦抽思者而趣詣深
遠與人交容色溫厚間遇所不可人莫能奪也俄有
疾即眉山訪醫居數日暴厥而卒時乾道七年正月

壬辰也年四十二親亡恙諸孤藐然扶護返室見者
莫不感涕君娶魏氏諱潤同里慥之女生四男子道
充公訥公諒公謨訥早卒二女子適黃夔楊子應孫
男伯震孫女八人外孫男女五人君之亡也魏夫人
年二十有九仰事尊章俯鞠孤穉家故約自闈以內
麻泉饍爨米鹽醢醢料理靡密凡二十年董董畢昏
嫁晚年道充始兩預負薦冀少成立以卒父志以寬
母憂而嘉定之七月辛未夫人以疾不起矣嗚呼厥
父十年太學脫死重圍卒韋布以遺厥子為子既弗
逢世事親復不盡年以貽厥婦孺居教子者三十有
八年又廩廩以終其身是可悲也道充將以嘉定三

年三月丙申葬君夫人于善何鄉之允山而以銘屬
余曰道充之葬也緩不則無以白諸幽也其以心制
謝不能爲文則曰王文公嘗書刁彥部謝師宰之墓
矣推已之哀子何辭焉乃爲之銘曰

中原有黍逢歲之殫厥開嗣歲匪曠而乾易易于他
云胡斯難有子考無父其又奚嘆

處士魏君雄飛墓誌銘

漢原巨先蒙子谷口人無賢不肖聞門或譏之曰子
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何遂自縱放爲輕俠之
徒乎巨先亡以應則託諸家人寡婦以況已且曰知
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嗚呼斯言奚無理之至也士方

爲血氣所役偃偃於外特患於未之知焉耳知之斯
速已之顧安有不能自還者邪吾族祖仲舉諱雄飛
少亦以氣蓋里中雖嘗束書從臨邛李靜一純粹遊
會離家難不兄卒業寓印之南道其地號曲路居民
鮮少生理寡薄曲農耕賈蜀南銖京積重弘伏臘
君故蒲江徙久而從其俗買酒金名甯保雜作時衡
抵掌見事風圭有小不便必以控于守宰不得其平
不已逮閑變既父困心衡慮於是卷束豪銳以從其
所當事者振施鄉鄰輯柔宗姻歲大浸嘗發粟以食
餓者其不牽而麗于法又爲訟其寃遠於全活族孫
有少孤者三出其景故君聚族而購之其楸村窳窳之

事悉為經理焉晚九喜釋氏書尾眉鳩杖頽然終日
語不及家事聞人之善則亟稱之不翅已出余叔父
仲祥甫及余預膏薦躡科級君喜至忘食以是益勉
子孫以善其深自繩削未為篤厚之歸乃至若此然
則不能自還於禮如原巨先之古者其賢不肖固不
待論而別矣年七十有八以開禧三年七月丙子終
于家曾大父 大父 父 妣 氏配同里王氏淳熙
四年七月壬寅卒生王子男已之巽之申之女長適
郭宜孫次文圭次張由禮內外孫男女 人已之將
以嘉定三年十月 葬君夫人于縣之欽德鄉曠
義里震山先事屬銘於其藐然心制謝不能文則曰

柳柳州嘗表陸元冲歐陽文忠嘗銘杜偉長凡皆推
已之哀以致諸人矧在宗族子何辭焉乃撫幼所逮
聞於諸父者而叙次之復系之銘曰

悠悠浮駘載馳驅惟君復之說于桑榆侯田侯廬
我耕我居侯黍侯稌我澆我醜荒是南道爰登厥初
根膏實腴後嗣之須

楊君 慶崇 墓誌銘

紹興三十年四月己未甯丹稜楊君慶崇年二十有
八以卒其二孤邁懿次登天邁時八歲連淳熙末年
七月辛酉始克葬于富壽鄉虎頭山之原君之配石
氏先卒至是合葬乃嘉定二年邁以書來曰邁不天

遺事考妣日淺零丁孤藐葬故緩今二十有二年矣
而未有以識寔然非敢緩也亦妄意必自立如昔人
瀧岡阡墓表蓋有待也今老矣終亡以見當世之士
而求銘即死將不瞑予幸有以相我也余嘉其志之
誠而哀其弗遂也誠跡其狀君蓋亦少孤能自植立
以不違養爲恨歲時展松檟率號慟志返兄弟出分
訾取其薄室居其漏孝友之行著于里閭爆順裏方
待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遇事勇爲凜有不可奪既
事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者書不交交友尤樂人之
善楊氏自君之王父恂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官不過
承議郎以歿其後衣冠不斷如縷君自少軫門戶之

憂劬勞力學窮晨夜不置以至宗鄙之課試于有司
其不能具裝齎者君亟爲經理俾不以累其志預賓
薦權科第者由紹興末年以來續續不絕君不可謂
無助其事雖亦人所能爲者然其春秋鼎盛如苗始
秧會見秀實使假以日月庸可限其所成邪嗚呼是
可哀也已君之王父元符末應詔上書崇寧二年編
入黨籍中興之初詔書數下錄元祐黨人及元符上
書姓名旣寵秩之又祿其子孫紹興之元天子祀明
堂肆眚凡元符三等入悉依元祐黨人恩數尤爲著
明士多有沾丐者蜀顧以遠見遺幸世載賢德不爵
而貴使天下之爲善者當有後而子柔中旣蚤喪柔

中生君又不克壽有皇上帝伊誰去憎而獨畜於此
邪孫男焯焯淳錚孫女適孫南金史正道外曾孫男
女三人銘曰

楊氏之先厥載自雍先世仕唐僖駕是徙避亂州
家于唐安君九世父徙今丹山曾呈父球贈秩承事厥
開承議直道名世彼何人斯胡違厥臧生世不逢謂
後斯昌 中興詔書爰旣往居居墮疏迹往藏幽
墟苗不待實再世如一天果夢夢胡畀之質抑人有
言非此其身代石壩詞以穀厚人

太孺人賜冠帔黎氏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夏余官中秘書青城王表民以進士造

廷始與傾蓋而語檢復醇固心寔期之嘉定之明年
春表民過余於里舍拜且泣曰吾岳母喪吾母將以某
年某月甲子附諸導江縣武騎鄉吾父之兆昔者乙
丑之會表民嘗辱察焉識竈之銘敢援此以託於子
則辭曰竈之有銘非古也婦人名不出閭子善自飭
使身立名敷斯其為銘也大哉曰子之教既聞命矣
抑表民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吾父始居約時自闈
以內麻余饒粟米鹽鷄醢吾母實躬其勞伯父宋傑
兩預貢籍仲父宋又登紹興第仕至石泉守吾父獨
不偶吾母曰垂逢命也母多戚除館聘士教授諸子
大父所居為堂曰勝籬石泉君質之以治庭對之裝

吾母曰先訓不可隊也乃盡中橐中裝以度之堂既歸而歎陋弗治又勉葺之蓋十五年而復舊人緩急扣門力所逮給未始有愛吾父之賓客至無留門者逮廢居持家益自力聚指目夥至僕僕皆薄織衽組紉以佐衣食之闕視已出若元配所出拊育均一人莫能以厚薄名淳熙十年余兄子俊達之充賦于永康維川各以詞賦居第一吾母羞自慰辛罔克壽紹興三年第三兄天民復舉禮部明年唱第庭中階迪功郎主潼川府通泉簿吾母喜曰詩書之澤幸不隊于未亡人之手方倚門待還而遽以赴聞余弟之在七者曰宜之以後叔父咨用蔭調巴州通江縣尉嘗

貢于某路轉運司俄又早世是數者皆人所叵堪匪姿性明晤疇以自釋嘉泰改元得重腿之疾弗良于行表民當應進士舉重違膳藥吾母勸之曰爾飲斯吾尚能力疾以遲爾之得表民悚然以醕以學春秋通大指有司誤以冠鄉舉暨四月丁亥造榜則吾母以壬午屬續矣免喪不死始獲齒開禧改元進士榜調漢州綿竹尉嗚呼尚忍言之人有子貴於終養表民之兄弟其策各科舉者率先卒以重母感其幸及豆區祿者雖獨後死而不獲一日之養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不銘無以識也余瞿然驚言謝曰子之言及此不敢曰不可孺人蓋華陽大姓名道素曾大父上

行皇太府寺丞大父朝彥皇祕書晁父纁取主氏封
孺人朝奉郎仁之女是生孺人以歸于王君宋文生
長見聞重習儒素用能安貧篤踐具婦母道而始終
衷焉王君之元配魏氏生男子即子俊達之女子曰
松壽嫁溫江文舜中皆卒繼室以孺人生六子即天
民表民次裕民次秀民宜之順民天民宜之順民亦
皆先卒內外孫男女十有五人孺人兩遇 慶壽恩
得初等封賜冠帔銘曰

士修於約維求之良淺泳深方棄居匪東厥修弗顯
厥報孔彰謂報則耶卒負其償或朝而披或夕而芳
譬言彼場苗旣耨旣缺雖有飢饉亦有豐穰壩是銘

童後人之慶

郭君 杭墓誌銘

上初臨軒之歲余與沈黎郭君之子汝該爲同年進士
始識君于江渚間氣貌溫夷固知爲隱居好脩者君之
弟麟亦以累舉卽得官還至鄱陽病革君精禱躬眠靡
有遺力旣歿哭之慟護喪徒行色悴形槁人不堪其憂
汝該請曰今遠鄉數千里脫不幸有風露之感柰何蓋
以附于便舟君不可曰死喪之懷原隰之求吾不知爲
勸卒護其喪以達字其孤沒身不羨余以是益義之君
與余蓋同爲臨叩人諱杭字仲仁鼻祖倫官干黎因家
焉會祖某合州文學祖某父某皆有潛德君蚤孤事祖

母王夫人謹甚弟妹幼亡念之不釋君推產歸妹自俾
弟擇便安者而已受其餘閨門愉愉如也性好周郵雖
質璧解衣罔有吝以是家用益落嘗撫汝該誨之曰吾
所恃惟汝爾汝該感憤學亦力博從賢士大夫游忠毅
楊公震仲爲郡校官推敬愛君父子數引重焉州較試
舊無地君白郡守規而屋之自經始至後役君與同郡
史莫之力居多汝該登進士第每所官游君必與俱其
爲石泉理椽日以寒克爲訓有重辟輒不樂五日一私
飯之爲平反錄賞汝該坐右命之曰獄成爲我筆其
槩吾將觀焉凡筆之忤忤者昔汝心之未盡也嘉定三
年六月丁丑卒于石泉官舍年六十有八娶段氏子

汝該今爲迪功郎雅州司理系軍孫拱辰 年月
汝該奉君之喪葬于漢源祖塋田山之原段夫人先
君二十有八年卒堂堦葬郡北聖鍾山下遷祔新
卜從治命也初淳熙中五部落擾邊我戰不利游寇
近郊制置司遣王師雄以兵來援未至城三十里師
雄柵相公嶺據險自衛逗留不前寇日逼衆恟懼莫
敢以情開曉君獨奮白事急矣安能以一方坐斃乃
夜踰城抵師雄裝濯明謂軍門爲劈折利害言進屯
便師雄如其言寇至知我有備稍引去時謂微君
城不守矣人以是多君遠識云君之族子迪功郎黃
中嘗狀君之行寔有時汝該奉而泣曰必君也知我

父者敢以銘請某曰君之行行乎家信乎州里尚安
以吾銘爲也汝該稽顙又泣曰雖然尚先志也乃不
果辭銘曰

蘭生深林無人而芳惟君之脩不以其鄉履變蹈難
厥脩孔章我作銘詩以相其藏

鄉貢進士樂君墓誌銘

嘉泰三年秋同年友樂新過子於里舍拜泣曰新之
先籍邛安之廷貢世以儒學校鄉里俱死韋布逮先
君克紹我家而身復不顯棄諸孤十有五年矣昔者
嘗有治命曰我死則以依政縣北界里之原葬我焉附
以元配蘇氏兄弟貧舉不以時今百用始戒識窆未

有銘也用敢請於吾母狀行義年以惟子也屬余不
敢曰不可粵三年乙丑新以書耶余於京曰癸亥之
會子嘗墜言焉今祭食於明年 月之 矣余愧

謝使者書以授之君諱材字元脩大王父諱周王父
察父潮君少穎悟仲氏叙南推官林俱以詞賦著里
中子及旁郡邑競從受業著錄者率能取科第預賓
貢而仲亦擢進士獨於君履望也太學博士李石以
文名重許可紹興壬午來較鄉舉奇君文上之既又

就見誦不失一字類省報罷益痛自鞠

惟俱反事靴
處必馬鬣者

錄取韓文公文章紹編刻之句名所居堂益肆於學取
古今一言事可爲訓戒者揭實屋壁三女子適同郡

楊城羅一謙朱叔厚內外孫二十人君性方重事母
羅夫人無違志蘇夫人 州文學聲之女火井人其
卒先君二十八年恪共婦職手爲書盈篋以相其夫復
以授諸子宗族取式焉銘曰

維殖弗年維蓄弗施有醇其表之死靡移瞻彼兆矣
君亮之兆維固吳子孫其皇之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

今郡縣荒政不講凶年饑歲吏託勸分之名以科糶
令下富人右族譴以力相推外秋合歛如艾其膚否
則以歲爲利而閉過焉耳矣有能竭其力之所至不
費徭督而保輯鄉井蠲弭剽盜若是者隨其事功土

小大咸有取焉東川壤地多磽少衍而資爲甚忽熙
三年歲大侵民糠糲不繼錢君安國繼先首發私廩
不足則以控于轉運李中權郡國倉分隅以給擇謹
厚有仁術者主之而俾君往來程督守宰既深聽任
全活甚衆嘉泰元年薦飢臺府議振糶君信義旣
著又以委屬所活視前嗚呼爲郡邑大姓者鈞是心
也則天下安有病歲者哉其年余任成都往往有道
前事者上何君以葬親袖吾友張義立方所爲錄求
余誅挽又得面質之益信今年春余客成都有錢氏
子震之介張君而以謁入者余曰是非前發廩者錢
君之子邪吾聞活人者有後亟揖而進之則拜且泣

曰震之不天不幸昔歲喪吾父今將以十月癸酉葬
方瞿然驚失且問君亡恙時事則曰不寧前事爾也
余先君蚤孤力學持門力喪葬以禮昏嫁以時除館
聘士訓隸諸子家用不隊少通經子百氏期以文學
稍自奮拔游場屋輒不耦晚歲名堂曰孝友與羣從
處融融然名亭以遊息與賓客對德惇然以至承親
族厚鄉鄰凡人道所當為者先君既服行無數張君
大有嘗述之矣獨未有以銘諸窆也昔者辛酉之會
先君嘗屏寮焉非子誰屬余問其世曰余先有舉孝
廉為龍水令者始家於資之西山倒植松下世號松
下錢受之宗明晁則先君之三世也吾母郡之蹇氏

柔嘉靖肅宗族取為婦式一子即震之也女先
卒內外孫七人問其葬曰縣之龍水鄉雙魚池之允
山君夫人同兆問君夫人之年曰各六十有二夫人
卒以嘉泰四年月 君以開禧三年十一月
余既閱狀證以昔聞宜為銘銘曰
有隱其中爾病余恫匪譽匪交維彝維衷彼崇者丘
維君之宮爾後有封母曰天夢夢

費子文墓銘

費子文之葬其弟炎既為誌其墓而屬邑人魏某為
銘銘曰

肅肅鳴鶴載西載東嗷嗷林鳥亦哺云從何有何亡

勸勞我躬遵取涯分冀令而終鳴屨是惟蜀郡子文
父之宮

魏府君

和孫墓誌銘

邛之浦江魏姓為廣惟譜謀之通者厥系惟二蓋亦
有故焉今家於邑中者則吾宗也其邑之二十里所
曰嘉魏者故漢嘉徙也中興初罷新學復詞賦取士
嘉魏之應詔者曰邦達年甫冠即預其選我大父雅
與厚善他日無子大父以第三子和孫為之子是為
君二系之同異莫可考至是始以唐人洛陽曲江張
氏故事叙昭穆焉君字伯同一名明孫資性寬易寡
與物忤孝於親厚於友遇人一以誠長者無貴賤良

楷皆得其權心門臨達道往來遊士夕館晝饌各厭

所欲以去下迨游手未作伶優賤工未嘗不丐得士

飯從人

馮家用若以是少屈而平生遵良涯分不持

書謁以造請勢涂不事劍請以圍奪貧弱不以子金

錢求倍稱之息不射時幹貨以罔利於鄉曲豁臬谷

取曳杖消搖嘉時令節命酒索及此嘗產之厚薄未嘗

深計也季年閱變既久處世夷澹鄉有不平之訟從容

造君一語乃釋鄉之二二進官有與君從游者情分

凝篤暨其頌州則書足返以關焉其自處不苟率類

是君同產之二弟連歲賓貢其二弟之子接踵科級

雖以其之不肖亦獲綴一名子慶元進士籍君餘論

之所覃者蓋若此使天假之年龐然秀眉臨長族屬承寧鄉鄰將有以與弟順和厚之風于國人者不幸年六十以卒寔慶元六年九月戊午也曾大父大父父姓楊氏君取同邑王氏故安岳主簿宣義郎致仕僕之女克躬婦道故能成君之美前君二年卒年五十有八子男三人長芾次仲翁以德謙仲翁以後同產弟直行德謙以後從父弟良弼女三人皆率塔高次卿宋仲巽張鞏弟之子一人愈芾將以嘉定五年十二月丙申葬君于蒲川鄉欽風里以王夫人附了翁以猶子少承警教習熟言行之懿銘莫如了翁宜也銘曰以地繫姓厥載自嘉君出吾宗克嗣

厥家謂約不綵謂泰不交謂軼不瑕我銘匪誇

蕪府君春墓誌

嘉定六年春正月丙寅廛士蕪君卒于成都之雙流尉辭年七十有一厥二月辛巳其孤仲牛反匱于印蒲江之里居厥九月庚申葬于鹽泉鄉兌山先事以書郎余曰昔者吾父孤苦自力爾居吾鄰爾定禔之爾之同產弟兄則我之所自出也爾也視余父猶舅也父之寔未有識也以惟爾也屬余弗敢辭叙而銘之君諱棖字子長姓蕪氏世居印之大邑以儒名家從徙居蒲江曾大父祖道大父景陽父詢再貢禮部妣陳氏文林郎壽祺之女君在母七月而生十有七

年而孤又三年而喪所持然一身備嘗險艱有人
所不堪者自幼期立門戶祗適禮法弗敢踰越方是
時大母王孀人年踰八十諸父異居公委曲承順內
外無間言從父蓬州府君孝迪心善之每勞之以書
期屬甚厚甫冠所從游皆父行初明毛鄭詩經為詞
賦邑宰有士名者率賓禮之自貢士云亡所藏圖籍
散逸殆盡公雅嗜書易所儲畜自六經子史至皇經
地乘虞初稗官道釋盤卜之書靡不究閱或假諸人
賡所未見有意者隨即傳抄今手澤尚數十編歲始
生之日子孫上壽首陳考妣像而泣拜之居負山望
見先隴作顧雲亭其上巖崎輒移臥其篤於孝愛若

此資簡事與人交怡然以和有不可未嘗假以詞色
教子齊家率本以忠孝文以備其室其趣尚可槩見
開禧二年仲午以詞賦舉于鄉嘉定三年再舉乃登
明年進士第試吏為通功郎雙溪縣尉公過其子僅
旬歲獲終養吁是可悲也君之妃曰陳氏諱符臨印
人進士仲魯之女昂之孫承事郎熙之曾孫不逮事
尊章獨能謹祭祀睦宗族有足稱者 年月
以疾終于正寢年 生三男子焯仲午焯焯先

二年而卒焯為叔父後蚤卒四女子長適鄉貢進士
費之午次鄭存中費德遠適存中者先亡孫男二人
塏址增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外孫男女十人

銘曰蘭既種而刈之胡委珮而亟去之葉萬子孫勿替引之

史夫人墓銘

慶元初韓侂胄擅朝權燄熏灼道路以目前隆慶帝任侯逢以西充承較士于瀘發策援漢王鳳事語涉譏刺言路欲抨擊之姑蘇黃公子由時爲秩宗問其事爲緩頰得免又以風成都帥臣傳致其事臺府知賢卒莫敢舉其母史夫人曰踈遠小吏禍且不測敢復榮望儻不得罪於名義女所就孰多士聞其言而壯之其後逢宰邑温江會有賊曠之變夫人戒以死守通守漢嘉試郡合陽類以伉直不爲臺府所容夫

人飭之曰吾視汝骨相踈狷且直情徑行與物多忤是吾所念也然淹速當知命其後逢上合陽印綬道古渝州會故人程叔達遇孫奉使峽部迎見相勞苦他日過姑蘇見子由曰聞子以策士柱權臣嘉定詔書增秩甚寵然初議有請逮繫制獄者儻知之乎夫人聞而嘆曰吾固念女之多忤也於是士益謂夫人善知子雖滂母亡以遠過其與逢有連自冠羽聞夫人言德越守眉山又得從薦紳大夫慶九秩將往拜之弗果二月

夫人已不起疾矣厥五月逢見

其子寓余書且以夫人行治之狀來曰逢將以十二月葬吾母子青神縣玉臺山先北重惟吾

母始居約時吾父奉議君教授成都廣漢間吾母居
守蒿簪布襦蔬食脫粟有人所不堪者能敬事重聞
得其懽心况黼績絲枲米鹽靡密之事躬服其勞吾
宗子弟之賢者從吾父游食飲澣濯之需吾母率身
任之蓬髮未垂鬢即督令游學他郡凡十年在外用
俾懷居亦異乎人之愛子者矣且嘗拊逢而言之曰
自吾為女家婦逮事女曾大父知嘗從李褒工詞賦
年七十猶累試春官女父祖俱屈武陽女不自力以
亢而宗吾將奚望逢聞之與悚然由是不懈益勤薄
熙七年逢中進士第宰相趙文定公議第三女昏對時
太常少卿朱公時敏為著作郎於吾父雅善朱公之

夫人任姓於吾母齊年母命逢俟而解褐宜即朱公
議成禮吾婦既歸將以宰相子所得冠帔恩為夫人
封有司格不行迨逢積官陞朝吾母始得初等封嘉
定建儲肆書益封太安人嗚呼是尚足為報乎義方
之訓尚復聞之否乎昔者宗族之從游於吾父者來
會帛咸曰教我者余兄也養我者余嫂也相向哭失
聲嗚呼是可殫而致言乎不肖逢大懼歲久懿言茂
行湮鬱弗彰墓前有石願子有以識諸某瞿然謝曰
微子言也吾固聞之矧辱二子焉用不復辭夫人姓
史氏自鼻祖司馬某從唐僖宗入蜀以罪言死葬于
青神二子瑜瑤因家焉再傳曰在謙官行實郎是為

璠之後夫人其裔也曾祖沱祖嘉謀考祐妣氏奉
議君諱某生一子即逢前朝散郎知隆慶府二女子
嫁何庭瑞楊謙之先卒孫男二人商輅周冕女一人
虞詔嫁李術銘曰
降年有永厥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夫人之永
則順其正維窮弗愠維豐弗競維變弗渝冲約成性
九十耆年子顯且令玉臺之英其尚無寶

教授彭君子

遠墓誌銘

得之於乃子桂芳

故長寧軍軍學教授通直郎致仕眉丹校彭君子遠
將以今茲紹定五年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至孝鄉
麻谷之原前期二子孝女孝安踵門而泣請願有文

以識其藏余竊惟念於子遠為同年進士其後持節
東川又嘗為寮於其請也奚敢不諾乃誌而銘之誌
曰子遠名運成唐末有諱充者為漢州金堂令時稱
循吏僖宗入蜀加侍御史柱國錫緋衣銀魚以旌異
之拾遺錢詡誌其墓則子遠之十世祖也大王父諱
彬王父諱隲父諱符從政郎贈通直郎母王氏贈孺
人是生九支夫子子遠居其八少力學為文務崇大
體年三十有二始與鄉貢旋下外艱又三年類省試
奏名又明年賜第調榮州應靈縣主簿秩滿調嘉定
府府學教授秩滿又調雅州州學教授雅之學宮頗
修而士廩稍不給則請於州授田分財以助之秩滿

調隆州仁壽縣丞既而堂差潼川府府學教授築高
風堂續進士題名記以激厲後進郡有江磧歲久化
爲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訐于訟庭有司奪而鬻焉
子遠讎以學廩之餘用以其租挈增置弟子貢曰既
入于學則相與殺亂疆理以售其欺子遠躬行任伯
敗其邪謀秩滿又教授長寧學故愀隘士隸業無所
於是營宮室設筵几以安安之郡有清井監舊以鹵
水幣餘資養士之費郡將掩以自封子遠白諸提舉
學事司復歸于學郡將友以是敬禮之致之莫下郡
事多所裨益舉者及格勅子浮家西歸身詣轉運
司白事實慶元年正月庚辰終于遂寧客舍年六十

有二死之日考無親人同年友應文父懋之時爲轉
運判官同郡任傳父處厚知遂寧府事具棺衾以斂
烏呼可哀也已元妣祖氏繼室史氏皆贈孺人先卒
祖氏已葬今以史柩子男三人孝先孝友孝安先爲
伯父後孫男二人立祖通祖孫女一人余嘗謂立生
一世當以千載自期本之以五事事者有事於斯五
者是也成之以五品品者品節於斯五者是也行之
而著習矣而察由之而知其道達則見之於治國平
天下苟不達矣脩身齊家以淑諸人一或怠廢是爲
自棄若子遠者幼學于家以父爲師以諸兄爲師友
烝丞乎一家之味長而策名雖未究其用而四爲郡

文學孳孳然以師道自任凡所以漸摩率厲以至館
粲委積靡一不問是豈有他哉亦曰行吾職分所當
為者耳充是心也達而師保萬民吾知其必不負其
生矣銘曰居家閭閻治官恂恂淹速在天知不知在人
懷忠迪絕以終其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一

墓誌銘

魏府君 天祐 墓誌銘

始余卍角知公端人也嘗欲從之遊既冠偶又與偕
試于春官見其粹明而平實則又知為純體篤踐之
士也由是為敬益加於前一行作吏涉藝荒淺不得
與之相周旋逮還自兼府以漢嘉印綬里居即為書
幣致公暨守漢守眉除館以舍之望其容色辭氣油
油翼翼使人滯文呂之意消驗之不睹不聞則慄乎若
有臨其左右者察其所安則剝落枝葉玩心高明無
所滯礙由是將盡舍而學焉而公固不起疾矣嗚呼

非公之學前後有淺深而余之知公之晚是故余少
昨是非之候也公資性端靖不妄言笑與伯氏天
啓齊名伯氏早與討借公年四十有六始以詞賦登
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公辭不受於是年七十
矣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即夫河雒之
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之所
疑也旁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道之詞貫融異同
搯摘精粹逮乎日邁月征閱天下之義理熟春華秋月
登山亂流草木之枯榮歲時之代謝山川之流峙禽
魚之飛躍觸處呈露會心適意陶然怡然蓋舉世之
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余時在旁則相與命酒張

飲嘯歌夷猶往往余去村巷獨會接羣疾羣羸楮橫
軸寒燈細字兀兀窮晨夜不能置或謂其迂闊於事
情或譏其汎濫於老釋而公之融液擺落人蓋不及
盡知雖與公同生長於鄉者亦鮮克知之也每燕坐
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
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其在眉
也一日忽訣余曰余殆將死矣姑聽余去余曰公奚
爲是言也不可冬仲胡去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才
知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又曰高南叔西叔待
問 闕廷有日矣余雖形神彫謝尚能勉贈其行索
案上紙視之則古詩數十韻歷歷皆 朝廷大議又

明日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書紙曰死生
事大惟當澄心靜慮等語凡數十言未及孟氏六
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蓋嘉定六年朔至之
日丁卯也年八十有二嗚呼公復有斯人矣乎莫切
於飢寒之厄莫大於死生之變公以伯氏推酷不登
蕩產以償官負終其身約居不以累其守泊如也將
死之他日慮澹氣夷切切然以講學為事暨將啓手
足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是復有斯人矣乎其子仲許
將以七年七月乙酉葬於縣之善何鄉聖亥山之
原先事求余銘噫非余誰宜銘者乃叙其世公即之
蒲江人姓魏氏諱天祐字德先曾祖考 祖考大

臨考

妣

氏元配邑人吳氏繼室同里費氏皆

先卒葬二子男仲許謙孫二孫男東震祖傳謙孫之
卒無後公命以祖傳為之子孫女一人曾孫二人公
平生不事造請居縣之十里許郡縣長吏至必加延
訪薦紳大夫過其門者必即之最後郡守今漢川漕
臣張公師夔以公安貧守道聞于 朝未報而公卒
世謂才難故也孰知亦有抱道懷德白首而不見知
者邪公平生論著有語孟中庸說危言費言信心編
自信編雞肋編日錄諸書及漢議唐鑑十國志

國朝史纂今藏于家余將為哀次以廣其傳焉銘曰
大塊噫兮推移聚散同體兮又奚疑羨生相化兮小

智之私全而生兮全而歸之公則笑滅余將疇依

知南劍州洪公秋墓誌銘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由欽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彥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娶董氏贈魯國夫人是生魏國忠宣公禿節龍荒十有五載比得生還復與時忤終微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生六子勇而文惠文安文敏公咸以文名擅當世今之爲世家言洪氏盛矣若南劍史君則忠宣之孫而文惠之仲子也諱秘字必之大母母皆沈氏皆魏國夫人君資稟英晤加以生長見聞不繩而直方忠宣南

遷文惠繼免君力學任家娛適親意而忘其謫平生侍文惠薦進無虛口而中外無一人知者文惠嘗語魏國是兒志趣過人克家子也以忠宣遇 郊霽補官初監潭州南獄廟繼調湖南茶鹽司幹辦公事湖湘饑吏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廩捐直以糶且督郡邑覈除苗田民沆以濟用薦者改秩知紹興之山陰邑號多訟異時干省于部于御史者靡有虛日吏巽懦無能孰何視事微寒暑間率夜漏未盡致兩造于庭片言折之輒得其平以去雖氣力者持之不爲回撓事二連帥或侈用或橫斂否則惴疑虛罵以責羨於邑君歎曰吾寧以罪行剝下媚上所不忍爲也

秩滿會史魏公再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淳熙
五年文惠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惠守新安時得
范公於郡中曹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內交焉史
公於文惠則嘗先後鎮越者二公雅知君嘗得山陰
治狀期以職事留之君亦毋魏國疾辭焉調江西安
撫司機宜文字魏國疾革君侍饋藥衣不解帶至執
喪幾毀既除終不忍去文惠左右不得已調官擇期
成之遠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弗果往曰昆弟各有官
守吾可復行乎未數月文惠薨君實頡喪事比再免
喪叔父文敏入翰林為學士主睦方琳人謂君門地
人物將自是外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簽書是挂陽軍判

官事守知君賢調理細大罔不諏決君亦樂為之盡
通判郢州常攝守事郡有賊卒號余夜又聚士命出
入襄漢間急之則逸他境緩則復出公召游徼授方
略遂擒以獻封內帖然自兵火後公私垂鑿學無公
食君與郡博士圖所以稟士與教者覈隱田得上腴
數百頃悉以歸諸學攝事未幾郡以大治差知武岡
軍 陛辭以二事為言曰襄漢鄂渚之屯舊隸岳飛
號岳家軍無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尚勁挺可用願効
用之廩粟倍長行有奇為壯士者非効用則弗屑而
主將吝嗇自封率以長行之給募流庸此緩急可恃
乎 尤宗嘉獎再三且謂三衙亦有此弊莫肯為朕

言者知文人而熟兵家利害留心國事乃爾卿來自
邊場有所見為朕罄言之君遂奏以邊屯田自中
興以來兩朝經理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蓋火耕
水耘非士所習而督將亦非閑於農事者歲收不足
自贍旁近民田迺至惟其極故不若罷之使光宗
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辭姑往新任俟邊帥有關首
當用卿矣武收為郡民獠雜居君始至戒吏毋敢擅
入溪洞征科戒民毋得賤市獠物郡多盜君諭以利
害俾各歸農費有配隸王文彬等六人夜踰城剽
杜氏之產懼且覺則將間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為變
君亦捕盡得之以口諸市或勸以聞當受顯賞君曰

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奚賞之去乎識者益以
是服君郡計舊仰給永邵邈不相應君條奏乞
以郡所上銀網于總領所數千二州而留賦以
自給朝廷從之迄今為便尤篤意學校延登
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
人思之奉嘗不輟謂武收為郡餘百年守之祠
于民者惟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慶元
四年秋霜殺稻番為甚民大艱食吏以令許舊
傷者毋過八月十五卻不復聽君因入對為
上言今固云爾然霜苗率後此時令弗及也且
援蘇文忠在杭日上時宰書論風災事乞下救

局增修舊令又言民為邦本今賊墨成風股民
以奉權勢乞加禁戢時韓氏擅政道路以目亡
所畏忌人以為難京魏公欲留之卒為忌者所
間以親嫌弗果差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
主管武夷山中依觀里居凡三歷任蓋自是不
復有當世意矣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聞于
時居家以孝友著所居官卓犖有風績可紀錄
論事上前踈暢磊落人主為動名卿才大夫鮮
不知者顧階京秩餘四十年年七十有一而仕
不過二千石以及此豈其所馮弗厚抑亦特不肯
與時俛仰者固其然耶君將易篋遺令白剡州之

族與忠宣同曾祖奕世種德此其後且大文惠之母
弟其府君無子其以剡州從弟斌為之子以遺澤官
之君之令人與二子弗替先志斌之女兒歸趙成公
故成公狀君之行於昔既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
銘于其既葬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
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仕郎累遷至奉直大
夫爵番陽縣男邑戶三百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
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其朝散大夫
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僭番世女子
六人歸奉議郎知衢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南恩
州陽江縣令康公輔朝請郎新知連州張履信鄉貢

進士程洋迪功郎荆門軍錄事參軍邢諤宣教郎知
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蘭荀萬皆將仕郎芮君
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一年正月己酉兆
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

於皇蓋臣蹈誨執方顯允良拂龍慶承芳有韻其華
猗奕以昌胡寧維君厥用弗將匪云弗將聞兮以章
秦魏之從君居允荒在後之人率復弗忘

通直郎致仕張君蕭墓誌銘

開禧三年春王正月賊曠以武興叛反書至雅安吏
民洶懼有以利害休郡假守者司理張君簡攝州學
教授奮累為守別白大義且料賊必破滅狀其悉且

曰萬有一叵測請以簡不可為姪母庸與公守壯其
言先是曠以昭信節度節武興君主順政簿順政令
略陽也曠頗材君而君補其為則退嘆而言曰斯人
也視流而行疾獨何歟既罷官曠與留之不可辭置
之又不可度弗能彊則禮遭之亡何 朝廷以北事
屬曠權譏呀瘞君歸三年許聞不通或請其故曰瘴
非將材也而汰已甚及是君既為守言故則又以曠
嘗所薦狀悉上送官徹二月朔賊弟昞置郵罵詈招
君君曰此何為至我立命焚之莅學官課諸生如他
日史抱文書莫顧不敢紀年君命筆自題開禧曰吾
知奉 朝廷正朔且違恤其他三月賊平君免於汗

嘗遊其事本亦臣子常分耳而義理不競士違恒心
如君者蓋亦僅僅焉君諱簡之行可中大邑思安人
也曾祖 祖考 登進士第十年不調卒贈左
宣義郎妣王氏封孺人君蚤以經學稱乾道七年國
子錄楊公申拔士于邛得君所為文奇之遂以充賦
厥三年大比有司將以君文冠選或疑策語太訖竟
黜之自是擣軌大肆干淨一時名卿往往折輩行與
交慶元二年以累舉恩就試行在所調順政簿連事
武帥張照耶果恣肆證事果命其子受學焉部使
者按獄至武興首薦君曰衆皆競進惟主簿獨不然
在武興三年多所裨贊最後事曠其後絕于曠而歸

也調官雅安前後長吏每不敢吏君雅外控碣門沙
平之酋有曰高阿保高吟師者素相下阿保賄吏
得補都彈壓吟師不平會 端慶聖節詣於郡願

以雙金銅孔雀為貢郡拒之力君言於守蓋羈縻勿
驟絕守不可吟師軟軟不得意去明年春遂犯邊君
先嘗為守畫乞移沈黎屯義勇一將於榮經且乞增
成于郡不獨策應緩急庶幾少紓支移之費尋又請
亟除戎器為戰守備皆莫能用方事之殷也偽言姦
細入謀吏卒倖賞執平民以來郡輒繫送獄責短狀
戮之一日囚至君所吏欲如州獄奉行君曰司寇
院法當鞠實若責短狀此軍法非吾事白郡不可守

亦逼悟命鞠之則城外窮丐之人繇是部送者率從
按鞠予輕比吏賀囚曰黨不遇司理女焉得生邊遠
未徹提點刑獄移司雅安斬艾日棘君為言碣門平
接卷界無山河之限他日逋逃竄軼略賣子卷者往
往而有父必遁還令官軍列柵遇歸明者輒上功莫
府例以監死乞自令執獲生口無私號無火具無兵
器者上以越禁山罪徒之使者嘆息曰君此念通天
矣下之並邊采如君言百丈故通鑿浦并歲輸為三
千緡厥後鑿移於黎而邑輸如故郡歲徵輒均科於
民以償君白郡悉除其籍吏民恩之用舉主關陞從
改郎去為漢州錄事參軍勢家子誘鬻民田吏莫能

詰君速擊殺釐正之豪民以賂欲陷其兄子于辟至再
三君怒乃責之具仗罔狀兄子卒免蘇文忠之世有
居于豈者仇家汙以橐姦吏大索繫羈其子弟有司
罔以委君獄上而守私焉為吏末減君曰盛德之後
猶將十世宥之而况誣乎吏庸足甚論卒如律聞與
守爭獄事必端正拱手引義理參法律不當不止守
雖嚴憚之況不能奪也以致仕轉通直郎卒年六十
有七君事親居喪無違於二弟友而教以故仲弟閣
常與里選其姦斂亦有稱于黨君年踰四十清心寡
欲燕坐一室晚而益壯自號脫菴居士有雜著二十
卷藏于家取同郡樊氏故國子博士之曾孫十男一

人海若女子三人嫁謝庭堅李襄子趙麟麟當再貢
于鄉內外孫男女十有一人卒以年 月甲子葬
以年 月甲子兆于大邑縣恩安鄉節義里玄山
之原余與君生同郡又偕試闕廷往返實俱後又從
黑父兄知開禧事甚悉海若以狀來求銘詎不得辭
銘曰

善利之分借曰未知亦既知之孰境莫移顯允張君
秉正酌義維變弗渝維危弗隕思安之鄉節義之塋
克開厥後庸詎茲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 公震墓誌銘

李氏系出顯帝自唐高祖子鄭惠王元懿十二世而

為右僕射韓文正公昉昉生宗諤入翰林為學士又
子言德之懿語在國史宗諤生昭逢為大中大夫判
登聞檢院贈金紫光祿大夫昭逢生清卿為朝議大
夫提舉鴻慶宮贈金紫光祿大夫清卿生士觀登元
祐六年進士第為左朝散大夫尚書工部員外郎自
文正至工部居京師賜第凡五世共襲內外肅雍無
甚間言京師號西李門至工部以建炎扈蹕出守
合州卒于官其妣張夫人丞相商英女也因家于合
士觀生敏隨為右宣義郎贈中散大夫敏隨生如晦
朝請大夫歷知叙州資州贈中大夫娶黃氏生四
子侯其季也少與伯兄彞同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曆

任四十年尉綿竹青石宰瀘川資陽縣通判洋綿漢
涪州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未赴而卒始登第
時資州公在卹同年士爭取近美官侯重違親侍待
成凡四年僅之官八閱月丁母黃令人憂除喪未夕
又丁父憂執喪咸盡禮及尉青石勤恪被薦注瀘川
令至縣則償舊令逋負釋其囚表孝婦寃脫其死值
節守操下日急侯微聞悻語亟請開寬其令士心豫
附帥由是大見親重移掌資陽裁聽健決獄無繫囚
邑人稱之宣撫司舉辟通判洋州未赴大制司改辟
綿會守昏愆事有不便於民侯輒持不下吏民
敬愛雖武夫悍卒亦知屬心尋改倅漢州且行吏持

金附耳語以舊比美餘獻者侯叱責之俾著于籍顧
謂親友曰豈五倍未字邪此奚宜至我君以此爲
恨至漢未幾民氣浹和忽燈夕遊人自蹂躪侯以是
例罷去去之夕倅寺堂宇盡壓人謂侯去不以罪殆
若有相之者亡何起家倅涪郡素叢跽隨事整緝剖
決留訟摧折豪民方伯知其能俾攝忠州辭不行侯
勁氣莊色不妄笑語與人言必竭盡底衷以見信於
親友然不知者往往以厲已望之久而察其無他工
篆籀得父筆意尤敏於詞章樂施舍分孤恤貧如恐
弗及奉賜人家者無幾初開舊用兵宣撫使程松檄
侯至幕府行至果州權府召飲酒半聞邊將以蜀叛

失聲慟哭倍道馳還悒悒成疾賊平疾若稍夷然自
是精力蕭然耗矣又以藥誤浸成木疾雖未能脫然
全愈而坐或移晷語或灌少字或尋文書或累牘尚
娓娓不倦及大寧當上而疾作屬猶舊有所假貸褚
無餘貲又義弗拒於是冒甚雨入鄆為乞諸嘗所往
來歸而疾革乃卒蓋嘉定七年七月己亥也年六十
有四侯諱炎震字元脩元妃資中黃氏妣今人之姪
也繼室楊氏軍器監朴之孫先侯六年卒子二人曰
世臣直臣女一人適楊緯荆湖北路提點刑獄熹之
子即繼室之甥也孫一人曰昌世臣將以十月甲
申奉侯之喪歸于先大夫之兆向侯所卜築也先事

之二月與其族謀曰先君子平生有言有德不可以
不肖嗣聞于後銘必圖諸先友之親且厚與筆之
信且又者則以狀求余銘余嘗取於楊蓋侯之妻之
姪也此守廣漢又辱僚於侯今又辱使其主義不得
辭乃銘曰

皇華區宇烈烈著者數求厥紹誰似誰有於維西李
源流瀟厚侯颺其芬如酌孔取于役于處于仕孔疚
忠以被疾惠以隕壽唐高維先正維冒云深且厚胡
不壽後尚其嗣人與邦儷父

榮州司力何君晉墓誌銘

余生四年從鄉先生何君德厚授筆數方名未暮歲

更他師猶以父執事之厥二十有二年當慶元五年
上始御集英殿策進士余與君偕試于左右廊余既
叨第君亦以特奏名入等儕輩往賀焉君愀然曰昔
我先君以累舉恩當得官所為弗肯就者將有望于
厥子也而吾也不令沉負考志嗚呼尚忍言之余曰
官無小苟以行吾志焉斯已矣矧自東漢以來所謂
裹衣囊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者是出於
特異之恩今尚倣此意胡可少之邪君曰是科也今
例以氣衰戒得日暮倒行目之余謹毋然然惡能自
別也亡何調遂寧府青石縣主簿徒步出關衣敝橐
單行盛暑劇潦中氣貌蒼蒼有精悍少年所弗及居

踰年視事青石則行其所嘗言者寒廳薄廩而用弗
飭處之夷如遇有公職事則聞命引道不避兩暘不
間劇易守其才之會終類官屬役于君自物土授規
慮材儻庸不以煩守守由是益知君可倚遇疑獄滯
訟即畀君可否之果之流溪有伐石以斃術者仇家
誣其發氣且謂以獸骼亂冢中縣令謾不能孰何既
誤寘伐石之家于理仇家猶以其未麗于重辟也詐
之州州如之且未厭也詐之詳刑使者使者又如之
又未厭詐于制閩下其事轉運司則檄君詣鄉即評
君廉得其狀乃伐山得石非冢間物也仇家詞窮投
繯而死人曰是何神也州縣吏為愧謝臺閩欽重焉

去為榮州司戶參軍兼司法汙吏受輸廩粟惡而易
腐或至裁削供軍以取充數君力鑿其蔽出納惟一
士服其公守又才之俾兼治他職遇以勤瘁致疾嘉
定元年秋八月丙戌卒于治寺得年六十有七僚長
與州之人士皆惜之君諱普德厚學也世為印之蒲
江人曾王父昭明王父師元皆不仕父宅仁終免解
進士妣 氏君少儻不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
斂筆耕以養父每造人無問戚疏率數衽陳誼無毫
髮滯礙酒後耳熱則軒渠諧笑含坐屢舞投器吐茵
不知其為賓也客至其家亦無留門束修之饋即綠
手盡晚歲俸賜亦以遺親友之貧者卒之日無餘貲

既說轉于家妻孥之約甚於他日嗚呼是亦可覩其
素矣元妃同邑王氏繼室丹稜楊氏二子男述之似
之述之後一年亦卒孫男法印孫女一人外孫男女
二人似之貧不克葬君之女前潼川漕樊仲恂士迪
賻以金錢余之表兄高南叔緣為買冢于縣之鹽泉
鄉恩洽里震山之原十二年八月壬申乃克襄事以
余知君之父也先事之歲屬余銘其壙義不得辭乃
銘曰 日昊而明夷車奔而卒馳人坎坎其來之
而君謝以不為出焉而嘻嘻入焉而怡怡碩邁且傾
尚考志之詒

宣教郎致仕史君嘉輔墓誌銘

史為太原古姓自唐宣宗時為臨印縣尉者曰願始
居眉之丹稜入國朝乾德初全師雄之亂曰克恭者
以攝丹稜令死事後賜廟褒忠爵忠佑侯侯之曾孫
潤辭主果之西充簿蘇文公字以叔則再傳至汝士
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寧州之會生貴貴生以孫劉
起君光祖嘗銘其墓似孫生堯輔字充甫狀貌清羸
若不勝衣而明晤夙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于橫舟
劉子有貞同門者百數已翕然歸重焉厥十有五與
蘇文定諸孫講學于德溪彘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
粹諸儒先嘗所傳授傳以已意趣詣益不凡為文識
古今體勢詩調尤脫棄凡近開禧二年大比以易學

冠同經生中類試高等是歲肇韓就殛明年諸嘗與
韓忤者以次召用朝野文賀充甫對策廷中獨抗言
曰陛下謂去一權倖足以為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
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梁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出
於丑邪矣唐誅權臣憂在宦官及誅宦官憂在藩鎮
余同年友真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之前列為
詳定官所抑以冠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
及里而喪其母又明年而喪又柴春加等前吏部郎
雙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舍里中子弟而授之室人
人自以得師除喪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
范公以書局留之與修職方志令吏部郎黎德立伯

巽守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攝郡文學充甫亦力
請還次思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賦吏以避役
充甫白令悉補授焉并兼之民隱田詭九縣賦不均
又白守第其高下為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謂便今
漳川漕奉常程叔達孫宰舟稜雅善充甫於是
言於制置使董君居誼董未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
之貢上之尋又以舉將陞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
九年類自試為點檢官已病肺不能聲余知充甫有
年會將漕東川即招致幕府及歸自類試所則病益
侵然猶彊自力未嘗釋卷也十二月壬子卒于候館
得年四十有四先是以蜀遠士不能自達故於進士

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蹟及過關留中之外俾外間得
以拔士之尤者或五六人或三四人或一二人上之號曰
歲薦由淳熙以後召用者已四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
可不越旬時董君既薦充甫人謂必且召用使在三館兩
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奏報稽滯董所薦士凡閱二年
不下其後或召或否而充甫僅得陞擢之命亦已不及見矣
是可嘆矣夫妣李氏孫氏楊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
楊以孝著取同邑李氏生子皆夭折今僅存惟一女子曰
招慶未嫁從父兄之子女孤貧士依所至聖與俱從女將行
而充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媵事曰母使我愧吾兄也遺
令以從父弟堯烈之子顯曾為後充甫平生營於貨利

奉賜聽其家人自為率緣手盡已惟破表敗絮精誦
苦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藁
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貨也余既為買棺給
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孥但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
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莊翊之公錢五十萬遂
併以買田顯僧卜十有二年 以充甫之喪葬于
縣之 鄉石子山田岡之原而先事之歲墨表經
以過余曰惟公知我父者敢以寤銘為請余不忍曰
不可則為之銘曰
形容之癯而學之腴生理之枯而詞之專孰為臆之氣
質爾殊曷又瘖之崇隆痛痛嗚呼

卷末七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一

墓誌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 季墓誌銘

嘉定六年秋晉原唐述之季以易學為四川類試
第一余之表兄高南叔某西叔某咸在高等初西叔
有女子曰晉生而明晤每重於擇對於是聞述之賢
而文遂許妻之其年余守郡通義述之入對大問便
道過余留三日穀問所試易乃以繫辭天地定位以
下八句為題述之對曰求易於有象之初固有以具
其相資之理論易於重卦之後始有以神其至變之
用其意蓋謂天地間固有是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

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此先天心
法也余曰大哉子之及此也先天之學前代無傳焉
自魏伯陽已若闕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盡
發其秘一再傳而為伊川邵子則建圖著書以示人
且曰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其言可讀深切著明矣而
得其傳者且寡必用之於科舉則又絕無而僅有今
子於數往知來之義雖斷以已意而先天畫卦之序
包犧心法之秘則有以得夫陳邵之指斯不亦可尚
矣夫明年調綿州州學教授歸自行京西叔以子妻
之余又除郡舍館之累月體行醇固不以憂喜見色
而勤學厲行人有片善寸長則取躬不逮不學不能

不已也會余奉使東川辭去明年當上適以婦姪及
月姑徐以待其免既免而母子胥逝述之傷惺不自
任凡以致其忠愛者罔末弗盡然因是邑邑寘於
視事手編乃能勉自振發率昧旦大會諸生以經諭
一員番上迭講而已為訂其可否退又督課隸之程
厲入出之禁丙夜詣諸生不問寒暑太守賢之不俟
滿歲即以姓名上聞旁近郡邑聞風亦願造焉俄以
婦練祥醮祭連夕遂得疾為庸醫誤下疏浚之劑精
氣頓索其夕夢臆間有五堅子各衣其方色若將決
去者厥明述之請于其親曰兒疾不可為矣得豆區
祿不克終養且未有後以為親憂即死願以弟季屋

之子爲子言訖乃絕蓋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四日適其婦始生之日也其月甲辰其日己未又與婦生之月同嗚呼異哉余時將漕東蜀聞謠音即馳書幣送其喪以歸晉原文一年余必制乞身述之之父道寧謀以十年月日葬述之于鄉

里山之原而狀其行以告余俾識諸窶余拊其狀泣數行下不忍辭也考其世自晉孝皇爲宣教郎知火井縣王考德成嘗貢于鄉父道寧未仕世居崇慶之晉原母同郡康氏先是貢士府君少孤刻志書詩旁涉字史晚又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一日貢士之家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請所

以不對道昌曰大人得無以易傳未終乎曰然旣又曰汝弟將有子矣道昌寤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遂名以述孫而授之易其後更名季乙以應事而仍字以述之示不忘其初也然孰知潛德蘊者著豈累世而述之僅以一第殞身邪謂其有後矣而竟亦何爲者邪余表姪夙有熾質不煩姆訓作嬪于唐克蹈家人之正嗚呼亦孰知其遂止此邪從我于眉山者累月是時余與西叔偕侍庭闈今西叔喪母悼妻而余亦與於哭泣之哀况銘吾述之也邪銘曰

非自士習日卑余本趨末則有未信而仕不知而作者矣孰能知述之之賢早有志於本學推儒先之緒

言以求先天之心法使假之以年精體篤踐則亦庶
幾孔門之所謂達者既厚其子而亟其奪惟是今名
奕世不祿

承事郎胡君 仲符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利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晉原胡君以
乾道九年通判邛州嘉定十一年夏其孫台符承嗣
厥官始至即治寺之東偏肖參議君之象而奉祠之
既蜀郡人魏了翁爲之記其年天子敷祭澤于羣臣
台符以陞朝贈考承事郎封母 氏太孺人因以密
章告于禰廟於邑不自持入白其母曰我先君以淳
熙之元易箒於斯今四十有五年矣而居處笑語蘇

其如存昔者之葬也台符尚幼弗克謁銘于聞人以
光昭先君之令德今年迫始衰大懼即没于地賁恨
罔極我將復請于魏公母曰汝其往哉台符以告則
爲跡其行事蓋參議之元妃曰高氏無子繼室以劉
紹興監察御史長源之女也生一女二男而承事君
爲幼資明晤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之書過目成
誦至於纂言釋事往往充牣篋牘一時知名之士如
碧山盧衷甫眉山宋君興皆聞風願交成都呂周輔
爲郡校官君往從之與同郡閻廣道樞子南宋正仲
爲研席交講切問辯訟至夜分尤工爲詩參議如叩
之明年而君年二十有八以卒未暇參議撫之日期

汝大吾門今止此命也晚遇恩霈則爵國于是時合符方五歲後七年參議守太寧遇宗祀恩乃謝則言且戒台符曰汝其勉諸嗚呼韓文公所謂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非公符而聞於是言者邪余既拜興受之弗敢辭無何台符以書來曰昔者之請公忘之乎嘗閱王父手澤有祭吾父之文其略曰汝生紹興丁卯兩歲失母劉乳哺未絕口氣質已自不凡父再取楊氏汝方六歲奉親色難如成人子孝母慈人無間言既長刻意明學乾道戊子父調官雙門留汝居守五月六日汝喪母楊不如葷飲酒哭甚哀見者憐之未幾父歸則又官無留賦更有積糧

可了伏臘時汝之能郡校官亦竒汝進脩汝能忘寒暑從之乾道癸巳汝忽染疾無何疾間侍我于邛明年而汝疾乍三月汝乃棄我而長逝長者如此幼者果可保其成人乎台符每讀至此則搏膺而踴殆無以生也公其爲我併識之了翁竊惟先正歐陽崇公之卒文忠才四歲徒侍母太夫人以立故瀧岡仵之表凡六十年而後作且曰脩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承事君之葬三十有四年矣台符獨非有待者與而屬之了翁則非其人然竊惟承事君生平馴行孝謹自誠身順親以行乎州里信乎朋友豐豐乎如川之方至而未有已也蓋胡氏之損榦也而亟奪之故其

祖孫之詞肫切慨慷如此矧老而哭子少而喪父凡
皆鉅痛窮罰人情之所甚不可制者莫爲之銘於人
心獨無愧乎然則敢不敬請承事諱舒字漢卿曾
王考贊不仕王考輪以子貴贈奉直大夫考參議君
諱振子男一人即台符今以奉議郎通判邛州孫男
人孫女一人葬以淳熙十二年 月某申子墓在
晉康之善化鄉 山祠參議君之兆銘曰
吁嗟胡君美具美并扶木之東而夷其明父兮疇界
傷烏哭鯉兒兮疇依孀機幾緯卅有四年草廡栢九
既固既安後人其蕃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 甲墓誌銘

上踐阼以來取法慶曆元祐登顯者俊天下望治歲
月間會韓侂胄竊弄威柄名公卿才大夫士以次竄
逐久而未靖 上亦浸悟廷論亦有嘻其甚者特未
有以發之乃慶元五年 上始御集英殿親策進士
某與韓甲聖可樂新子仁同舟而下相與謀曰今事
勢已極惟有忠正廣大以作人主安靜和平以植基
本若相激不已則天彘浪亂人心憤鬱國亦隨之此
而不言是爲有負或疑觸忌于禍而二人自矢靡他
奏入有司第某爲第一尋實之第二恩數仍視首選
甲新皆乙科授從事郎然後人知 上心好惡如日
月之昭明其食則更莫不見而仰之相與嘆誦不釋

聖可蓋余同郡臨邛人也凡三與賓薦雅有鄉曲之
譽爲人通裕而盡下謹恪以承上故愛乎必所事而
名聞乎厥官始以觀察推官任成都後以節度推官
仕瀘川守長感器其能柄以事在成都連辯誣殺人
獄皆得不死吏緣出納爲姦君緝以法輸賦者無費
財在瀘川主將剝下士謹欲爲亂君白連帥單馬入
諭禍福乃已兵食率先貸其民後饋多負君請身自
行縣戶假緡劍聽以時入粟民至今賴之亡何連帥
持節主管川秦茶馬表君爲靈蜀至成都叩君疾矣使
者迎良醫手製湯劑爲盡力晝夜君竟不起疾實嘉
定二年四月甲子年四十有八嗚呼使其長愛之若

此是必有益於公家者矣君少孤夙成年甚弱已能
爲詞章少長益精麗絕人凡爲吏兩節度府皆管記
操牘立就至有所論奏辨植可否利害明白乃屬藁
盧川嘗得增置貢士貢自君歿之君之曾祖輔祖仁
父廷俊妣 氏妻趙氏子男曰嗣曾女適郭良如後
君七年卒孫男一人肖祖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二人
余與君同州舉進士同年始仕於成都同僚相樂
也厥十有四年二月嗣曾以君之喪葬于縣之臨邛
鄉待賢里先復之三月使來告曰吾先君之用也僅
而不至于大氣也渾而不至於年文也肆而不耀于
行又不得令辭以交焉是無以顯前人奄嗚呼余

懼辭之不令也以為神羞雖然余曷敢不銘銘曰
浮英湛德有媚其軀扶木之東彼首何衢逝言從之
方駕並驅去轍其邁生死異閭匪命攸制誰之不如
我銘孔安後人其須之

中江吳先之之巽墓銘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
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故義有實藝者分舍是則口
耳而已中江吳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禮矣乎君諱
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自曲禮檀弓禮運禮器學
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而質行故事親以

孝著處兄弟友君家內外無間言遊於鄉里恂恂
訥如將不勝如不能言與人交色莊而氣怡士之受
業者各厭所欲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郡守往
徃率諸生造焉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
詣縣書行義年君叱吏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
為詩有曰固窮何用怕鬼笑暴虫具不免于天刑義形
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君聘有司以考禮正刑
德以尊天子為問君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再
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况尊君父誅亂
賊亦分所當為奚獨君為然而君幼習於禮長而形
於家信于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道固不可以籠襲

而致者其後就養于郟其子中孚被郡符校博其弟
子貞君以書語之曰父之病病矣其趣歸則語既齊
家持身之法蓋寢疾十日而卒年六十有二嗚呼莫
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不亂其庶
於義之實藝之分矣乎今其葬也中孚請銘余知君
之深非余誰宜謹按吳氏唐廣明間有諱肇者扈從
入蜀為鎮國大將軍食邑千中江子孫家焉至本
朝其四世孫曰行真曰行軫登進士第至職方郎中
達州太守君之曾王父彦翼則行真之五世孫也王
父諱覺父諱良弼妣 氏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
為學益力竟貞志以死然自淳熙至今一門以儒學

顯凡與鄉賦者十有二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君
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 國朝啟實天文地理
字畫罔不精洽為文沈涵有雅致有諸經講義五卷
中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今藏于家
元妃楊氏先二十一年卒繼室以王氏亦先 年卒
四子長男即中孚嘉定十年進士迪功郎郟縣尉次
穎行早夭幼符女一人適從政郎隆州仁壽縣丞馮
元章孫男二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
十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君子縣之懷清
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 適丰足之容暢肌膚之會
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賚

志以逝我銘不磨式穀來裔

貴州文學直昌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于明堂詔紹熙三年四月類試舉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就試入等明年授貴州文學某時守潼川辟君主中江縣薄君有疾疾累月至是奉檄而疾小愈未幾疾復作大書字牖曰仁者不憂樂天也知者不惑知命也勇者不懼信理也以九月己酉卒將屬纊猶自力命其子伯震奉迎盥手為書抵余曰僕晚得一官不及寸祿以死命也墓道之銘敢以累子凡縷縷數十字字勤語莊如平生余執書泣不自持又明年祇召過家伯震泣請曰昔

者吾父垂絕之言公忘之乎余曰此死生之託也矧嘗受學於君今何敢以行役為辭乃叙而銘之君諱道充字與可一名仲任年十八侍父訪鑿眉山父暴卒跣護而歸大父母亡恙諸孤惻然見者率為感涕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也為除塾招彭山宋紹庭希宋元發蘊教之與其諸子同衣食凡研紹庭元發皆眉之秀也著錄之生甚衆君學戴氏禮兼通諸經往往他經生未能言君為剖析大指人人自以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諸子鳴年四十不售更為詞賦與紹熙三年嘉泰四年賓薦聲聞益彰士之負笈請益者踵相接旁近郡邑競致書幣隨貨誨誘論議

媿媿聽者亡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之後跨渠
爲梁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塵隔調高俚耳驚其
自許益不凡又爲一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
定力勝富貴貧賤均道遙君少以才氣口筆豪里中
見事風生奮髯抵掌不肯出人下至是歷變久而閱
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爲簿正得巨區祿何足以酬
之而僅予之而亟奪之邪是歲卯之奏名者五人來
旬日費說之先卒王全往謝有司既巾車跌而傷其
足亦寢疾而卒君未及拜官亦卒世之爵不稱德榮
不益愧者往往而是獨於寒賤之士利刃弗肯異豈
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采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

若此邪君世爲中之蒲江人曾祖父永安不仕祖父
宏甫嘗游辟雍多爲時聞人所知會靖康之變大困
而歸取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曰大中君長亦取魏
氏生四子男君又居長取張氏亦生四子男長天次
伯震次梓老次向祖三女適趙慶孫郭孫賢蒲九中
孫男 人外孫男女 人張氏卒於紹熙二年四

子男今惟伯震僅存先是歲在癸酉吾嘗卜縣之仁
惠里先山葬元妃張氏而已爲壽藏焉伯震今以繼
母樊氏之命於今年 月甲子以君之喪今附銘曰
賢能之書獻于王祖廟寶鎮而借藏科舉自獻京意
亡東京乃以恩爲郎士而因錄初志荒恩書乃便命

不長豈無他人耗大倉獨此銖較而寸量命也奈何
君莫傷

人書劍南西川判官李君惟正墓誌銘

李君諱惟正字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名數于眉之
彭山從徙邛之蒲江至君八世曾祖仲昉祖隆父大
受該慶壽母累封承務郎妣氏君少力學誦書窮
晨夜長游成都學官受知于山井李公舜臣遂寧楊
公輔公甲成都勾公昌泰眉山蘇公訢李公親授尚
書小楊公亦相與上下其議論月書李考察在顏行
淳熙七年以後凡四冠鄉舉士之為科舉者皆想聞
風采負笈從之遊蜀大家爭走書幣登紹熙四年

進士時年四十有一猶以讀書未廣調漢州戶掾凡
待成六年時相豫章京中遠鎮蜀日知為名進士
遺君書有曰處間六年人為子惜吾欲用子恨未有
歷官月日也嘉泰改元蜀旱甚君令仁壽道兩賜
恊序農用有秋明年而木麥甘露呈祥者七邦人繪
為七瑞圖以侈其事次任合書大安軍判官通曦變起
蹇蹶西歸辟地於縣之長秋山大安距武興六舍而
近太守安公濡迹以平賊攝守楊公堂而取義學于
掾史君次泰以膏油熏目獲迷偽聘而君亦潔身
以自全數人若為善不同歸於明分義以正人心猗其
盛哉制置使楊公輔嘗知君於學官至是欲為君白

姓鄉貢府君邦達六曰承事府君孝璫以後舅氏既而伯仲李皆早世無嗣我祖妣高孺人命承事以季子了翁為仲朝散府君某後命處士以仲子仲翁與七季父鄉貢府君孝璫之幼子越翁偕為季父某後時諸父惟鄉貢在以誠長者為鄉里所稱飢寒喪疾凡不獲者皆求焉家事叢委而我從父兄弟凡八人俱未昏嫁頭戢戢立聞以內米鹽靡密之事重為季父憂君為分其勞居數年季父卒而君益不得自脫矣兄弟以次有室有家門戶日大貨用浸屈人猶以望於季父者望君廩廩平若有不克負荷之憂了翁時僉書西川判官數以善勉之季父召入學省於是

越翁已卒所與同舉惟景翁少翁二人其有志於學者君為除塾聘師以成其志或者好之不齊則委曲縫護惟恐稍傷弟順之義用能食指數百無一間言者自叔父卒後凡二十餘年而了翁與文翁得以一意官學無所撓奪則君之力也少翁既先卒嘉定十二年冬十月甲子君卒後兩月景翁亦卒君年四十有八於是兄弟之僅存者二人了翁出守潼川文翁亦以舉辟父至將為令新繁既各有簡書之畏而孀號揮泣又不無返顧之憂於是之重嘆五口凡三十年翰理經緝之為功也君取張氏生子男輒天僅存者二女君卒後長女亦大嫂張氏以君之同產弟

真翁之子某為君後又以君之治命營兆得卜于某鄉某里某山而龜日未食厥上有五年了翁再召為郎秉筆太史氏文翁以善來自龜食于十有一月壬申矣兄其為善嗚呼余不得與於臨穴之哀也莫為之識將求負神明乃移書新繁俾代余治事篤匠以是誌諸壙且為

魏府君景翁少翁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誌余二弟之葬邪余叔父壽南壽元配同郡樊氏繼室以承事郎趙某之女生二子男景翁字清甫少翁字儀甫清甫資謹實不妄語儀甫機悟多智慮二人嘗與里少年遊為所誅幾越足緝檢

外裁自覺即屏謝不與交杜門掃室沈思微吟思感聞步上下不失尺寸雖疾姻有不見其面者前書後圖左灸右酒弟兄相對醺如也儀甫尋得疾嘉定年

月甲子卒年二十有四清甫益自飭畏食酒有節

抑遠聲色惟義所當為者莫不可奪不漫為言論言輒近理余嘉其彊善而壯於禮也會守潭州將翠以自助既治任忽夜半自執其手平從弟文翁炳燭視之曰此誰手也曰兄左手也清甫恍然曰吾今日病矣吾有四體而忘其半吾焉得長乎急從眉山取醫治之則已成痿痺之疾厥明年五月竟以此卒年四十有三余任中外二十餘年畏塗危機掃落齒

髮每有下澤車款段馬之慕嗚呼孰知其遂止此邪
清甫取媿之子吳氏再取李氏故金書劍南西川判官
惟正之女生一女子未嫁一男子尚志則故奉議
郎知靈泉縣高君載之仲子也清甫未病時以為同
氣所出取為己子儀甫取同郡韓某之女生一男子
某以瘡失明嗚呼既不假之以年厥子又弗克大有
所振立匪命也夫匪命也夫葬以今年十一月壬申墓
在 鄉 里 山余方以尚書郎待罪史官
不得往視窆乃為書此以納諸壙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令宋君深之為寮君貳吾州

又獲升君之堂嘗涕泣而語余曰昔者朱文公既銘吾
先君子吏部之窆矣子其為我書之以詔來者余即
銘詞而知宋氏之種學累善非一日也他日又出文
公所與問答曰中曰性曰知止曰格物此類凡數帖方
文公以講道雲谷四方學者皆歸之君之羣從首
得其語帝庸木小學諸書君名之源字積之文公
更曰深之所以期君者若此吏部使湖南劉子澄清
之守衡陽文公謂吾輩胡子南軒張子流風遺韻多
在湖湘俾君即劉訪焉至衡則又得永嘉戴少望從
而師之由是聞見日廣余嘗因是而重有感焉且吏
部使聞未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二子從之

游彼之俗更能知是乎三子克承父志數以經史疑義請問于文公公見于書疏者凡五六往返彼居驕習靡者能知是乎二子年少初學而文公已汲汲然翁受而循誘之降心空曠若施諸大徒高第者既又以見此道孤立苟以是心至則未嘗無誨也余與君相得之深蓋昉乎此後十年其子伯熙來告曰吾父以嘉定十四年 月 日卒于官舍今將以十七年 月 日葬于成都縣陽羨鄉祖塋之側昔者吾祖之墓文公銘之而公書之公父之銘不可以他請也會余造 朝謝未皇明年以書抵京請益勞追惟曩事乃不果辭君系出唐宰相璟今居成都雙流

曾祖傑不仕祖維贈奉議郎父若水紹興二十年中進士乙科淳熙中爲秘書丞兼吏部郎終江西路轉運判官累贈中大夫母張氏宇文氏皆令人君以及任入官尉江原縣鹽酒城固司方茂州今龍遊會吳曦之亂解印綬去賊平而返當路者以名聞 詔進秩二等尋以薦舉改官知什邡縣釐戎繹騷部使者檄君攝通判嘉定府未幾通判邛州會威州闕使君人往攝事所至吏畏民尤懷之初知龍州秩滿移洋州未上又易雅屬南鄭潰卒爲亂制置司命將將御前軍討之君謂皆故等夷恐不可任黎雅土兵號牌手者勁悍可用請自將而前卒賴其力少保安公丙

開宣威幕府與參謀始君未至雅沙平夷盜邊既
撫柔之及君暫去則夷又來君倍道還州夷欲角請
命君曰夷德無厭不大治不創絕其餉道示必剪滅
復歎塞矢死無犯爾書復嘉會宣撫司以調度急
括隱戶拘絕產郡民劉子土託為姦利君請身任其事
以免儼人倚法之弊有志未遂而歿始余觀於漢儒
自謂得易於何師受書於某氏門標石列竊亦病之
及觀申公諸生為守尉內史者治官民皆廉節王式
諸生頌禮甚嚴試誦有法使諸博士驚問何師信知
師道之有益於人如玉謝家子弟耳濡目染氣質隨
改藉今稍佚前聞於所宣言終不能忘也夫惟有不

能忘也則有觸乎事而不可已隱於心而不敢為者
矣如君之得於師友者其此使假之年尊聞行知庸
可限其成邪君娶洪雅孫氏封安人二子男伯熙以
遺澤補官次伯顯早夫女適迪功郎監崇慶府酒稅
楊子泰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萬里尋師難疑反覆師不倦誨友不虛瀆始初清明
且晝未晷如彼長楚天之沃沃循其初心以御物欲迹
其成就寧有絕續我作銘詩後人其穀

朝奉郎通判合州曹君易墓誌銘

嘉禾間余念書劍南西川節度府方是時承平百久
民物阜蕃公私交裕雖卑官賤有司簿書且匡篋之外

多可稱紀有曲君一致時為幹辦四川茶馬司篤實而聰敏於余相友善也余為國子正又與偕至在所山行水涉于泳于游交傲及發後士有九年再點班行訪一致何官曰嘗通判台州焉在曰死矣嗚呼其才若是而用若是邪其子惟曰舉過余曰吾先君子葬未有銘惟先生之嘗同寮也是以不敢他請余及叙之曰一致名易其先聞人避五代亂徙溫居安固之許峯曾祖文甫祖迪父廣居更贈朝奉大夫母蔡氏宜人一致少敏晤者學於書無所再讀下筆數千言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尉明之慈溪教授開州南安軍由四川茶屬用舉主改官知福州長溪縣主

管江浙等路坑冶司文字坐言者奉管其觀起家通判合州年六十八而卒始末第已名聞太學其再為校官能使遐陬僻嶠咸奮於業在蜀惟買書數千卷以歸長溪豪猾屏息閩人稱之方伯監司聞諸

朝錄名中書食祠官祿七年泊然終身余知一致深信其所挾負者得施于時必有出於人而僅行乎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士遇則見於世不用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取尚縣陳氏賜號安人子二人惟曰迪功郎新上饒縣主簿惟月業進士女適承信郎前監海酒稅平陽林湜一致之卒以十二年十月甲子晦年六十有八葬以十五年十月壬申墓

在許峯銘曰 哲乎動容浩乎蘊中曷亨其圓而
塞彼逢不惠于極以彥我邦松邪相邪古斯幽宮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二

